



学 校 代 码 10459

学号或申请号 201312091346

密 级

郑 州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可萨汗国的商贸地位研究
——以丝绸之路为背景的历史考察

作者姓名：贾 森

导师姓名：张倩红 教授

学科门类：历史学

学科名称：世界史

培养院系：历史学院

完成时间：2016 年 5 月

A thesis submit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A Study on Khazar Khanate's Trade Status:
A Historical Surve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

By: JIA Sen
Supervisor: Prof. ZHANG Qian-hong
World History
School of History
May 2016

摘要

公元 6 世纪晚期,可萨人作为西突厥汗国的附属部落,在西突厥向高加索和黑海沿岸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 617 年,可萨人受统叶护可汗之命管理高加索和黑海地区的事务,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随着西突厥在公元 630 年后的衰落与瓦解,可萨人逐渐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创建独立的可萨汗国,但他们却继承了西突厥在黑海草原和高加索的扩张传统。可萨人先后击败了保加尔人和拜占庭帝国,在公元 8 世纪末控制了黑海草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部分;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在高加索地区进行了 100 多年的军事较量,最终在公元 760 年以后确立了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可萨汗国统治阶层为了摆脱拜占庭皇帝与哈里发的宗教控制,在公元 8 世纪晚期皈依了犹太教,成为中世纪犹太人的政治宗教避难所。

可萨人通过早期的战争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黑海——北高加索——里海”这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而草原丝绸之路在公元 8 世纪以后的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的崛起制约了可萨人在南高加索的扩张与掠夺,但前者建立的阿拔斯王朝经济繁荣,鼓励对外贸易,与可萨人建立并长期保持和平的关系,改善了高加索地区的贸易环境。这些因素促使可萨汗国实施商贸立国的政策,它鼓励本国商人发展国际贸易,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宽容的宗教政策、公正的司法制度吸引各地商人前来经商,迅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也刺激了高加索南北的商品交换。可萨国王向过境商旅征收“什一税”,以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利用这笔收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过来保护商旅的安全,进一步优化了国内的贸易环境,但过分依赖关税收入也给可萨汗国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公元 9 世纪后期,由于佩切涅格人的迁徙、高加索和里海南岸的动乱,原有的商路受阻,可萨汗国的商贸地位开始动摇。10 世纪初,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恶化、阿拔斯王朝经济衰落、中亚萨曼王朝的崛起引起商路向东转移,可萨汗国东北部的附属国伏尔加保加尔国成为新的贸易枢纽,可萨汗国的商业地位急剧下降,收入锐减,军事实力减弱,附属部落逐渐叛离,进一步削弱了可萨汗国的实力,最终在基辅罗斯和拜占庭帝国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尽管可萨汗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曾经为欧亚大陆各种文明的交往搭建了平台,促进了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交流,其历史贡献值得肯定。

关键词: 可萨汗国;草原丝绸之路;伏尔加保加尔国;文明交往

Abstract

The Khazars subordinate to the Western Turkic Khanate act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estern Turkic expansion to the Caucasus and Black Sea coast during the late of 6th Century, and they was ordered by Tung Yabgu Qaghan to manage the two above-mentioned areas in 617 A.D, so thi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Khazars' influence over the Caucasus area. With the decline and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Turks after 630 A.D., the Khazars gradually got rid of its control, and created the independent Khazar Khaganate, but they inherited the Western Turkic traditional aggression to the Caucasus and Black Sea steppe. The Khazars defeated the Bulgars and Byzantine Empire in succession, occupying the Black Sea Steppe and a large part of the Crimean Peninsula in the late of 8th Century. It also fought against the Arabs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of military battle in the Caucasus, and established its control over the North Caucasus. The dominators of Khazar Khanate converted themselves to Judaism in the late of 8th Century in orde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Byzantine emperor and Caliphate's religious control, and the Khanate became a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anctuary for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

The Khazars got control of “the Black Sea—Northern Caucasus—the Caspian Sea”, which w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e on the Steppe Silk Road; The Steppe Silk Road act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fter the 8th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Arab restricted the Khazars' expansion and plunder in the South Caucasus. However, the Arabs' Abbasid Dynasty owned prosperous economy, encouraged international trad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a long period of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the Khazars, improving the trade environment in the Caucasus. All the factors above made the Khazars established the policy of state founded on commerce and trade. It encouraged the native merchants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ecame a trade transit point on the Silk Road rapidly due to its extremely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olerance in religious policy and justice in judicial system, attracting mercha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do business in this country. Not only did the Khazar Khanate promot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aucasus region.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Khazar Khanate. The Khazar king levied a “tithe” from the passing merchants to accumulate enormous wealth, and he used this income to maintain a powerful army to

protect these merchants'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in turn, optimizing the domestic trade condition. However, it was a potential hazard for Khazar Khanate to excessively depend on the business duties.

During the late of the 9th Century, the Khanate's business status was shaken by the original trade route's blocking caused by the Pechenegs' migration, unrest in the Caucasus and the south coast of the Caspian Sea. In the early 10th century, the trade route shifted eastward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Khazar-Abbasid relatio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Abbasid and the rise of Samanid Dynasty in Central Asia, so the Volga Bulgar, northeastern subsidiary of the Khazars, became a new key position in trade. By contrast, the Khazars' commercial status declined sharply; its revenue dropped at a great pace, so its military strength decreased gradually, leading to the betrayal of the subsidiary tribes. All the conditions may further weaken the strength of Khanate, who perished under the joint attack of Kievan Rus'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Although the Khazar Khanate has disappeared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y, it had made a platform for the contact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of Eurasia, and promoted the Sino-Jewish communication. In all,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was worthy of to be recognized.

Key words: Khazar Khanate; the Steppe Silk Road; Volga Bulgar; civilization exchange.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V
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三 创新之处.....	7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7
第一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及早期扩张	9
第一节 可萨政权的诞生.....	9
第二节 可萨汗国的领土扩张和地理优势的确立.....	11
第三节 可萨汗国的犹太渊源.....	22
第二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贸易地位的形成	28
第一节 6—9 世纪欧亚国际背景下的草原丝绸之路.....	28
第二节 可萨汗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30
第三节 丝绸主路上国际关系的改善与商贸的恢复.....	31
第三章 可萨汗国商业的繁荣	35
第一节 商人的聚集与可萨汗国的专门化管理.....	35
第二节 众多商品的集散地和欧亚商路的交汇点.....	36
第三节 可萨汗国与欧亚贸易网络.....	53
第四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贸易地位的下降与衰亡	54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上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逆转.....	54
第二节 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下降.....	58
第三节 国际关系的恶化及可萨汗国的灭亡.....	65
第四节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和贡献.....	70
结语.....	72
参考文献.....	74
个人简历.....	80

致谢.....	81
---------	----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公元 7 世纪,可萨汗国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势力在北高加索强势崛起,这是由西突厥的附属部落——可萨人(Khazar, 又称作“哈扎尔人”)建立的国家,其疆域在国力强盛时东至里海及咸海西岸,西到第聂伯河(Dnieper)中下游、北达伏尔加河(Volga)中游,南至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因此,可萨汗国处于欧亚交汇之地,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这条传统商道的中心地段,国内的第聂伯河、顿河(Don)、顿涅茨河(Donets)、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组成了横贯欧亚内陆草原的天然航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可萨汗国发展商业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向西,通过顿河——顿涅茨河可达基辅,与拜占庭和西欧连成一片;向东可达花拉子模、中国、乌拉尔及西伯利亚地区;向北,可达波罗的海沿岸;向南,通过伏尔加——里海航线可达波斯,再到巴格达。可萨汗国由此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和国际商业中心,从过境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业税收成为其经济命脉,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保障,在可萨汗国的整个兴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些发展商业的有利因素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可萨人以激烈的军事斗争为代价换来的。首先,公元 640 年至 760 年左右,可萨汗国与阿拉伯帝国为争夺高加索地区展开了 100 多年的军事较量,前者控制南高加索的企图未能实现,但也使后者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受阻。^①阿拉伯人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承认可萨汗国的存在。其次,可萨汗国从公元 7 世纪中期至 8 世纪末,先后击败保加尔人和拜占庭帝国,并积极抵制拜占庭的宗教渗透,最终确立了在黑海草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霸权。正是通过这两场战争,可萨汗国才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上“黑海——北高加索——里海”这一黄金路段。

丝绸之路所承载的是各民族和区域之间的国际贸易,可萨汗国的商业地位显然要受到欧亚内陆国际背景和整体丝路环境的制约,它正是在改善与邻国的关

^① 当时的阿拉伯人认识到可萨人对其边界的威胁,但也意识到征服他们并不现实,因此采取偶尔派遣使者的方式对其恩威并施,并和他们保持交流的渠道,以收集情报,寻找时机。同时,在必要时进行军事介入,以威慑可萨人;但是并不占领或夺取可萨人的领土,因为这是十分困难的。参见 David J. Wasserstein, “The Khazars and The World of Islam”,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ed. Peter B. Golden, Haggai Ben-Shammai & András Róna-Tas, Leiden: Brill, 2007, pp. 379-380.

系、草原之路东西两侧打通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发展贸易而致富；同样也由于国际关系恶化、丝绸之路经济格局转变而丧失了贸易中心的地位，最终导致国家的衰亡。

除了重要的商业地位，可萨汗国独特之处还在于成功抵制了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渗透，皈依了犹太教，成为中世纪唯一信仰犹太教的国家，这使可萨汗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于哈里发与拜占庭皇帝，并成为中世纪犹太人的政治宗教避难所和经商的乐园。犹太人以此为平台，积极从事国际性的经济活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可萨汗国商业的繁荣，巩固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地位。

可萨汗国不仅通过战争赢得了丰厚的商业资本，更提高了在欧亚内陆的国际地位。公元7世纪以前，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的军事斗争和贸易纠纷牵动着欧亚大陆国际关系的走向；从公元630年开始，由于阿拉伯人崛起，萨珊波斯灭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角逐构成了欧亚政治生活的主题，阿拉伯帝国先后和东方的拜占庭帝国、西方的法兰克王国短兵相接，而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的军事尤为激烈，前者曾数次围困君士坦丁堡。然而，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在高加索的角逐牵制了后者的军事力量，明显减轻了拜占庭的军事压力，帮助其摆脱了重蹈萨珊波斯覆亡的命运。^① 可萨汗国还通过联姻与拜占庭帝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影响着拜占庭政局的发展。军事胜利和政治联姻提高可萨汗国的外交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据拜占庭《礼仪书》记载：可萨汗王在非基督教国家中排第二，仅次于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② 可萨汗国在拜占庭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因此，可萨汗国凭借繁荣的商业贸易、强大的军事力量、独特的宗教信仰与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萨汗国后期又因为丝绸之路贸易环境的逆转而衰亡，它的整个发展历程折射出包括可萨汗国在内的整个欧亚内陆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变迁，是欧亚大陆历史演变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本文的选题意义在于：

第一、可萨汗国商业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这种整体的环境涉及到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亚、中国、西欧、东北欧以及可萨汗国本身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以研究可萨汗国商业的变迁显然有助于了解欧亚内陆政局及经济的发展形势。

第二、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可萨汗国作为草原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不仅是东西贸易中心，还是南北交流要冲。因此，分析可萨汗国

^① 当然，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较量也牵制了后者在高加索的来扩张，可萨人和拜占庭人在客观上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局面。

^②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9页。

有助于了解草原丝绸之路在中世纪欧亚大陆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可萨汗国与许多昙花一现的游牧政权不同，与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形成近 300 年的三足鼎立之势，堪称游牧民族史上的一朵奇葩。这得益于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灵活的外交政策，而经济实力是前两者的基础，商业关税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研究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变迁有利于深入了解其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第四、可萨汗国作为中世纪丝绸之路上唯一信仰犹太教的国家，对沟通各方商业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拉唐犹太人又是途经可萨汗国的重要商旅之一，所以可萨汗国见证犹太人和犹太教在丝绸之路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它是研究中世纪犹太人对国际贸易之贡献的典型个案。

第五、7 至 10 世纪不仅见证了可萨汗国的兴衰，也目睹了阿拉伯帝国由统一到分裂的过程，鉴于二者经济与军事联系密切，关注可萨汗国能够为研究阿拉伯帝国提供新的视角；可萨人对拜占庭的军事支援以及二者的政治联姻深刻影响了拜占庭的历史进程，所以研究可萨汗国也是深入了解拜占庭历史的需要。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对可萨汗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国与美国，由于可萨汗国故地在今俄罗斯境内，所以俄国的可萨研究起步较早，19 世纪 70-80 年代俄国民粹派就开始关注可萨汗国，有分量的作品应以 1936 年阿尔塔莫诺夫的《哈扎尔古史纲》为标志，但是俄国学者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否认可萨汗国对俄罗斯历史的积极影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大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从事可萨研究，近年来相关成果丰硕，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② 他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伊斯兰地

① 向丽丽：《哈扎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 年，前言第 1 页。苏联政府曾极力抹去可萨汗国的历史作用和文化成就，对于阿尔塔莫诺夫贬低俄罗斯人早期文化和发展的观点，《真理报》发表评论展开批判：“一切都与史实无关，可萨王国所代表的是不同部落的原始联合体，对东斯拉夫人创建国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古代史料证明东斯拉夫人远在有关可萨人的记载出现之前就已诞生了国家，可萨王国没有促进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而是阻碍了东斯拉夫部落的进步。我国考古学家掌握的资料证明早期俄罗斯的文明发展水平很高，只有无视历史真相和忽略史实的人才会赞同可萨文化的优越，将可萨汗国理想化反映了资产阶级史家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贬低俄罗斯人自主的发展，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不能为苏联历史学家所接受。”阿尔塔莫诺夫后来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参考 Arthur Koestler, *The Thirteenth Tribe: 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根据现存史料探索可萨汗国的历史，第二部分是收集证据证明东欧以及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属于可萨突厥人，而非闪族起源，所以该书很少涉及可萨汗国的商业活动。

② 姬庆红、罗冠群：《哈扎尔的犹太化及其后果》，《世界民族》2014 年第 1 期，第 81 页，注释。

理学家的文字记载^①、专门涉及可萨汗国的三份文献^②，在东欧(包括可萨故地，今俄罗斯西南部)和北欧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在两个地区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伊斯兰银币^③(Dirham，被称为“第尔汗”)为研究可萨汗国的商业贸易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但是，在目前可萨汗国的整个研究体系中，其商业贸易仍是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④

英国学者道格拉斯·莫顿·顿鲁普(Douglas Morton Dunlop)根据古代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匈牙利语以及汉语史料，“首次将已知的关于可萨汗国的内容汇集在一起”^⑤，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该书从语言学、历史学、人种学、战争、外交、宗教、政治、政体的角度研究可萨汗国^⑥，是一部较为传统的政治军事与外交史著作，对可萨汗国商业贸易的研究重视不够。第一、分析商业贸易的内容较少；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对商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资料。^⑦

美国学者皮特·高勒顿(Peter B. Golden)分析了可萨汗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受制于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记载，主要研究拉唐人^⑧和罗斯人的商业活动，对其他商旅鲜有涉及。^⑨顿鲁普和皮特·高勒顿都认为可萨汗国过分依赖关税收入造成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是导致可萨汗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值得重视。

美国学者凯文·阿兰·布鲁克(Kevin Alan Brook)对可萨汗国的商业贸易有专门的研究。他综合利用了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分析了可萨汗国境内的中转贸易，研究了可萨本国商人的商业活动，证明可萨汗国是贸易中转

① 主要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biḥ，波斯人)；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伊本·法基赫(Ibn Faqih，伊朗哈马丹人)；伊本·鲁斯塔(Ibn Rusta，波斯人)；马苏第(Masudi)；伊本·豪卡勒(Ibn Hawqal)；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格儿迪齐(Gardīzī，波斯人)等人的记载，伊斯兰地理学家对可萨汗国的记载相对较少，而且很不系统。

② 分别是“谢克特文献”：19世纪末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Schechter)在开罗一个古老的犹太会堂中发现了一批希伯来古文献，此为一名可萨犹太人写给西班牙科尔多瓦犹太名臣伊本·沙普鲁(Hasdai ibn Shaprut)的信件，现藏于剑桥大学；“基辅信件”：诺曼·高勒伯(Norman Golb)在开罗犹太会堂文献中发现的另一份可萨信件，它的日期可追溯到930年；“可萨信件”：伊本·沙普鲁给可萨国王约瑟夫的信件以及约瑟夫的回信。

③ 主要包括倭马亚王朝(Umayyad)、阿拔斯王朝(Abbasid)、萨曼王朝(Samanid)发行的银币。

④ 总体来讲，国外学者对可萨汗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问题，包括皈依的具体时间、原因与影响；第二、可萨汗国与拜占庭、阿拉伯帝国等国的关系；第三、可萨人的起源以及可萨人与其境内附属部落的经济政治关系；第四、可萨汗国灭亡后其境内的可萨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去向，以及可萨犹太人同东欧阿什肯那兹犹太人的联系；第五、可萨汗国的政治体制。

⑤ Roland V. Layton, “Review: The History of Jewish Khazars by D. M. Dunlop”,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7, No.2, 1968, p. 311.

⑥ Abraham A. Neuman, “Review: The History of Jewish Khazars by D. M. Dunlop”,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1, No.2, 1956, p. 380.

⑦ Douglas Morton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⑧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825-912)对犹太商人的称呼，其中有可能包括其他人种，见下文。

⑨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An Histor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0.

地，其国内商人也利用本国物产积极从事国际贸易，但作者研究的重点仍是可萨人和拉唐人，对其他商旅的分析较少。^①

以上学者没有处理好古代文字史料与现代考古资料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没有利用考古资料进一步探究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变化，因此不可能解可萨汗国商业活动的全貌。

美国托马斯·S·诺南(Thomas S. Noonan)和罗曼·K·科瓦廖夫(Roman K. Kovalev)非常重视考古实物的价值。托马斯虽然承认古代文字史料的价值，但更注重利用考古实物证明书面文献的可靠性。他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可萨汗国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手工业门类繁多、工艺复杂，不仅满足国内消费，还是对外贸易的基础，所以可萨汗国既是商品中转地，更是生产地；不但从事中介贸易，更将本国产品投入国际市场。

托马斯认为文字史料能够反映出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显赫的贸易地位，却没有体现出这种地位的确立、发展、鼎盛及衰落的历史过程。由于可萨汗国是东北欧和伊斯兰地区的贸易中转地，所以托马斯非常重视东北欧出土的伊斯兰银币，通过分析银币的发行时间、埋藏年代、发行地点、数量变化来分析东北欧与以伊斯兰世界通过可萨汗国开展商业贸易的时间、规模及发展过程，双方的经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变化。

托马斯利用高加索和俄罗斯境内出土的银币，一方面证明早期伊斯兰世界的银币确实是通过可萨汗国到达东欧；^② 另一方面考证出伊斯兰银币大规模到达俄罗斯东北欧的时间：公元 800 年左右。因此，可萨汗国是在结束与阿拉伯人的百年战争之后，充当了伊斯兰世界和东北欧贸易的中介，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③ 托马斯和罗曼进一步根据出土的银币划分了可萨汗国商业地位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阶段(642-760 年)，可萨——阿拉伯的百年战争造成高加索地区形势动荡，可萨汗国不具备发展商业贸易的条件；第二阶段(775-900 年)，由于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稳定，可萨汗国成为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与伊斯兰世界贸易的中介，这也是可萨汗国贸易枢纽地位的兴盛期；第三阶段(900 年以后)，伏尔加保加尔国^④取代了可萨汗国的地位，成为东北欧与伊斯兰世界新的贸易中介，从而造成

①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② Thomas S. Noonan, "When and How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A Numismatic Critique of the Pirenne Theory",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21, No.3/4(Jul-Dec.,1980), pp.401-409.

③ Thomas S. Noonan, "Why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the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p.151-282.

④ 位于可萨汗国东北部，伏尔加河中上游，是可萨汗国的一个附属部落。

可萨汗国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① 这种分期与以往学者相比,在方法与观点上都是巨大创新。但是托马斯的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托马斯过分依赖银币,对丝绸之路上的主体——商人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托马斯没有解释可萨汗国在 10 世纪丧失贸易中介地位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形成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依赖于整个丝绸之路的政治环境,特别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但托马斯对此关注不够。

由于伊斯兰地理学家对可萨汗国记载相对较少,而且对研究可萨汗国商业贸易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工作多是由西方学者进行,中国学者几乎没有参与其中,所以国内关于可萨汗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对其商业贸易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陈志强的《巴尔干古代史》^②,芮传明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③、都是简要提及;桂宝丽的《可萨突厥》作为可萨汗国研究的专著,在分析其商业活动方面,除了利用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记载,还注意到银币的价值,并据此简单划分了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变迁,但没有深入研究 10 世纪以后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原因;^④ 王治来的《中亚通史·古代卷(下)》^⑤提到了 10 世纪贸易路线的变化对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影响,但是王先生将路线变化仅归因于可萨汗国与阿拉伯帝国关系的恶化,显然是不全面的。

龚方震先生是国内较早研究可萨汗国商贸活动的学者,在《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中^⑥,龚先生肯定了可萨汗国在东西贸易以及南北交流中的枢纽地位,初步探索了可萨汗国与中国贸易的可能性,并提到考古发掘的伊斯兰银币,但龚先生只是简单叙述其境内的各种商人,没有分析其商贸活动;学者王静在《“可萨”初探》^⑦一文中肯定了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介作用,但侧重其对东西方丝绸贸易的贡献以及东方文明对可萨汗国的影响,忽视了商人的活动,亦未涉足丝绸以外的商品以及可萨汗国在南北贸易中的作用;林英《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⑧一文重在探讨可萨汗国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交往,没有全面研究可萨汗国的商业贸易;向丽丽的《哈扎尔研究》^⑨是

① Thomas S. Noonan, Roman K. Kovalev,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p. 207-244.

②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第 419 页。

③ 芮传明:《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12 页。

④ 桂宝丽:《可萨突厥》,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86-93 页。

⑤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7 页。

⑥ 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

⑦ 王静:《“可萨”初探》,《固原师专学报》1996 年第 5 期。

⑧ 林英:《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⑨ 向丽丽:《哈扎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 年。

一篇较早的研究可萨汗国的综合性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文在研究可萨汗国的商业贸易时，除了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记载，还重视利用考古资料，但尚未充分挖掘考古资料特别是伊斯兰银币的价值。总之，以上论文或专著都没有分析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变化过程。乔端的《中世纪商贸之国可萨汗国的兴衰》分析了可萨汗国商业的发展过程，这与以往学者相比是创新之处，没有全面分析商人们的经济活动，作者虽然提到可萨汗国在 10 世纪商业贸易的衰落，却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并未提供贸易路线、商人活动、贸易规模等经济层面的证据。因此，难以在可萨汗国商业变迁方面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① 此外，乔端和向丽丽都侧重罗斯人和拉唐人的商贸活动，忽视了中国商旅。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详细分析各种商旅的贸易活动，从而无法客观评价可萨汗国在沟通南北贸易和东西交流中的作用；过度依赖古代伊斯兰地理学家的书面记载，对考古资料特别是伊斯兰银币重视不够。这也是部分国外学者的缺陷，说明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不足。

书面记载反映的是可萨汗国局部的、一定时期内的商贸活动，据此只能将可萨汗国的商贸活动描述成残缺的、静态的历史片段。地下实物的出土范围、所属年代、埋藏年代、数量规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可萨汗国境内贸易规模的变化、商人路线的变迁、商品种类等历史信息，唯有将纸上之记载与地下之实物互相补证，才能尽可能地全面展现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动态发展过程。

三 创新之处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地位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本文就是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理清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确立、繁荣以及衰落的整个历史脉络；以此为主线，研究 7 至 10 世纪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关系和经济格局的演变过程，详细介绍可萨汗国境内各种商人的贸易活动；由于可萨汗国是中世纪唯一信仰犹太教的国家，具有鲜明的犹太属性，本文不仅要研究可萨汗国在东西交往以及南北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更要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犹太民族在中世纪对促进不同文明交往的历史贡献。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选题主要研究 7 世纪中期到 10 世纪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变迁，探讨可萨

^① 乔端：《中世纪商贸之国可萨汗国的兴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汗国在东西方经济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在南北商贸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客观评价可萨汗国在中世纪促进欧亚大陆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研究可萨汗国早期扩张史，可萨汗国正是通过军事扩张控制了重要的贸易路线，因此可萨汗国的早期扩张是其商贸地位的酝酿期；第二、分析 7 至 10 世纪欧亚大陆整体的国际环境，包括各主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对草原丝绸之路商业环境的影响、可萨汗国与邻国关系的演变以及当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些因素对可萨汗国商贸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改变以往学者研究可萨汗国时过分强调其犹太属性的做法，扩大研究视野，详细分析罗斯人、犹太人、穆斯林、中国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等商旅的经济活动，因为可萨汗国的商贸地位正是通过各种商人的中转贸易来体现的。第四、在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分析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发展变化。

第一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起及早期扩张

第一节 可萨政权的诞生

公元 6 世纪，欧亚大陆目睹了突厥汗国的崛起。公元 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率军大破宗主柔然后建立了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然后趁西魏与北齐对峙之际，极力向东扩展，迅速成为漠北草原之霸主。^①与此同时，土门的弟弟室点密(Istāmi)统治的西突厥则挥师西进，在公元 558 年左右联合萨珊波斯击败中亚强国嚙哒(Hephthalite)，占领了阿姆河以北的嚙哒领土，威震西域；^②西突厥又趁萨珊波斯衰落之机将嚙哒故地从波斯手中完全夺取。^③它还巧妙利用萨珊波斯与拜占庭交战^④的有利时机，向北高加索和黑海草原地区渗透。至此，突厥统一了广袤的欧亚内陆草原，控制了沟通中原人民和北方草原民族经济往来的草原丝绸之路，“他们不仅效法以前的匈奴，向毗邻的农业社会收缴贡品，而且积极从事贸易，保护国内商人。”^⑤为了向西拓展丝绸贸易，西突厥在粟特人的建议下两度遣使萨珊波斯，希望能够通过波斯与西方的拜占庭直接交易，但波斯为了保证丝绸中介贸易的巨额利润，拒绝了西突厥所请并鸩杀其使臣。西突厥于是派遣粟特人马尼亚赫(Maniakha)沿草原之路，绕过萨珊波斯，直接到达拜占庭，时任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也急于打破波斯对丝绸的垄断，遂与西突厥结盟。在随后的 10 年里，双方通过草原之路展开了频繁的丝绸贸易和政治交往。

然而，西突厥在扩展贸易的同时，并没有停止领土扩张。它在公元 576 年占领了黑海沿岸隶属于拜占庭的博鲁普鲁斯城，并于 581 年到达克里米亚重镇

①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1 页。

② 在汉语史料中，击破嚙哒的是东突厥木杆可汗，因此有学者认为真正在西域建功立业者是木杆而非室点密，然而这种说法遭受质疑。突厥立国之初，采用了两翼并立的政治结构，即东西突厥并存，但以东突厥为尊，其首领也被称为大可汗。室点密在位时，东西突厥尚未分裂，形式上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木杆可汗仍是突厥最高可汗，因此西突厥的战功名义上也属于东突厥的政绩，故而会记在木杆可汗之下，但真正在西域领兵作战者是室点密无疑。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 11-14 页。

③ 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50 页。

④ 萨珊波斯和拜占庭在整个公元 6 世纪冲突不断。公元 561 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因高加索问题再度发生军事冲突。参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第 268 页。这显然是由于高加索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既是两国进攻彼此的前沿阵地，又是防御对方的天然屏障，更是重要的贸易通道，亚美尼亚更是两大帝国长期争夺的核心地区。查士丁二世即位以后与西突厥签订协议，后者支持拜占庭反对波斯。参见[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罗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4、58 页。拜占庭与波斯的斗争显然为西突厥在高加索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⑤ Carter V.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7.

克尔松(Cherson)。^① 可萨人作为西突厥的臣属参与了这两次军事行动，开始了在博鲁普鲁斯等地的统治。同时期的拜占庭史料有时将“可萨人”称为“突厥人”，证明可萨人是西突厥在黑海沿岸扩张的代理人和主要军事力量。

公元 588 年，可萨军队进攻波斯在高加索东部的军事要塞——打耳班城(Darband)^②，兵锋直指波斯腹地，这并非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而是为了配合西突厥在东线、拜占庭在西线对波斯的战争。虽然这次进攻最终被波斯人击退，但可萨人却成为萨珊波斯在高加索地区新的军事劲敌。公元 617 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Tung Yabgu Qaghan)即位以后，授予可萨首领“叶护”的称号，命其管理北高加索和黑海草原等地。^③ “叶护”的地位仅次于可汗，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仅在名义上受西突厥可汗的节制，可萨人随后在“叶护”率领下继续南扩。公元 628 年，叶护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相互配合，大败波斯军队，双方随后瓜分了波斯在外高加索的领地。629 年，可萨军队洗劫了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后者被迫献上巨额财富方才躲过血光之灾，“叶护”还要求库尔河与阿拉克斯河地区的商人和渔民缴纳贡品，并按照以往波斯的惯例征收货币税，然后入侵亚美尼亚。^④ 急剧的军事扩张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可萨人攫取了巨额财富，实力骤增，他们在高加索的地位也急剧上升。因此，如果说突厥是凭借西魏和北齐对立、波斯与拜占庭交恶的国际形势迅速崛起，可萨人则是巧妙利用西突厥——波斯——拜占庭的贸易与军事角逐，扩大了在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的影响力。

与可萨人威震高加索的赫赫战功相比，其宗主国西突厥的政绩却乏善可陈。公元 628 年统叶护可汗去世以后，突厥上层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严重消耗了汗国的军事实力，从而造成西域诸国和附属部落纷纷叛离，特别是薛延陀部东迁使西突厥失去了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汗国的分裂与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可萨人的军事行动。公元 630 年左右，可萨人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扩张突然终止。然而由于他们地处汗国的边缘地带，应该没有完全陷入西突厥复杂的权力和军事斗争，相反却在南高加索的扩张和掠夺中壮

① 突厥人此次占领博鲁普鲁斯城不久即退出，皇帝莫里斯(Maurice, 582-602)在位时，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在当地的统治。参见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 *The Goths in the Crimea*,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 p.74-76.

② 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城市杰尔宾特，位于里海西部沿岸。

③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16 页。

④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Cambridge, March 1990, Aldershot: Variorum, 1992, pp.111-112.

大了实力。

在此情况下，可萨人逐渐摆脱了对西突厥的从属地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欧亚内陆的历史舞台。^① 关于可萨人的血统起源问题，学界曾众说纷纭，主要有“斯基泰起源说”、“九姓回纥‘葛萨’部起源说”、“阿卡提兹尔起源说”等。^② 但目前学者们的意见渐趋统一，主张“突厥起源说”，因为可萨人讲突厥语，其政治制度如双王制、官名如可汗、叶护、达干、设、匐、吐屯等都与突厥人基本相同。^③ 由此可见，可萨人深受突厥文化风俗的影响，从广义上讲属于突厥人种。^④

第二节 可萨汗国的领土扩张和地理优势的确立

西突厥的瓦解为可萨人提供了独立发展的机遇，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拜占庭精疲力竭，更让萨珊波斯耗尽国力，三大强权的式微反而增强了可萨人在高加索的优势，但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重新改变了欧亚内陆包括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格局，可萨人再次面临新的挑战。但总体上来讲，可萨人虽在军事和政治上脱离了西突厥的统治，却继承了后者在黑海沿岸和高加索的扩张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推行得更深更远。

一 在黑海沿岸的扩张

就在可萨人问鼎北高加索之时，生活在黑海草原上的保加尔人在首领库布拉特(Khuvrat, 584-642)的率领下，利用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利而元气大伤的有利时机，将阿瓦尔人击溃。^⑤ 库布拉特由此占领了克里米亚以北的今乌克兰地区，控制了第聂伯河下游。^⑥ 由于阿瓦尔人是拜占庭帝国的劲敌，库布拉

① 公元 626 年的拜占庭史料中，可萨人第一次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说明此时他们已有很强的独立性。参见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 *The Goths in the Crimea*, p.76.

② 向丽丽：《哈扎尔研究》，第 7-8 页。

③ 龚方震：《可萨汗国——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1992 年，第 101-120 页。

④ 在汉文语境中，“突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突厥”仅指公元 6 世纪崛起于在中国西北，并在蒙古高原和西北一代建立强大汗国的游牧民族；“广义”上的突厥则是在“狭义”突厥之后，世人借用此名，泛指突厥大民族中的所有其他部族，他们在语言上属于同一语族，文化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芮传明：《内陆欧亚风云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绪言第 1-2 页。

⑤ Florin Curta,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500-12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9.

⑥ András Róna-Tas, “Where was Khuvrat’s Bulghari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3, 2000, pp. 1-22.

特得到一贯主张“以夷制夷”的希拉克略的支持，他趁机与后者结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保加尔人在黑海草原的统治，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可萨人的西进步伐由于库布拉特杰出的军事与外交才能而受到制约。^①然而，公元650年前后库布拉特的逝世敲响了保加尔汗国的丧钟，五位皇子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削弱了汗国的实力，可萨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向保加尔人发动猛攻，最晚在公元660年彻底击败保加尔人^②，成为黑海草原上新霸主。

保加尔人面对国破家亡的形势，在五位皇子的率领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中一支选择与皇长子巴彦(Batbaian)留守故地，成为可萨汗国的臣民，被称为“黑保加尔人”(Black Bulghārs)；一支在阿斯帕鲁赫(Asparukh)率领下西迁至多瑙河流域，建立了保加尔汗国，在8至9世纪与可萨汗国冲突不断；^③一支于公元8世纪中期迁往伏尔加河中上游，建立了伏尔加保加尔国，成为可萨人的附属；^④还有部分保加尔人迁往意大利等地。

可萨人在陆上征服了保加尔国以后，便将目标瞄向黑海海域，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及塔曼半岛的控制权，而拜占庭在这一带也有特殊的利益。自公元3世纪开始，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袭扰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心腹之患，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仍旧是拜占庭帝国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省区，拜占庭不遗余力地维护多瑙河——巴尔干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故而需要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尤其是西南部城市克尔松和东南沿岸，目的是以此为基地监视南俄草原民族的发展态势和潜在敌人的状况，克里米亚因此成为拜占庭的情报中心。^⑤然而，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克里米亚逐渐成为可萨人的囊中之物，克尔松也在公元690年左右处于可萨长官的控制之下。这可能是由于阿拉伯人的猛烈攻击使拜占庭无暇顾及东部的黑海沿岸地区；公元695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被废黜以后，拜占庭帝位更迭频繁，国内政局动荡，其内忧外患的形势显然为可萨人的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

公元711年，恢复帝位的查士丁尼二世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进攻克尔松，企图恢复在当地的统治，结果城内大批居民被折磨致死，拜占庭军队将可萨汗国

①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32-33页。

② Florin Curta,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500-1250)*, p.79.

③ Dan D.Y. Shapira, "Notes on Early Jewish History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5, 2006-2007, p.125.

④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42.

⑤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p.118.

驻克尔松长官佐伊努斯(Zoilus)和当地大批贵族俘往君士坦丁堡,任命伊莱亚斯(Elias)镇守克尔松,但帝国舰队在返回途中遭遇风暴,损失惨重。^①查士丁尼二世却扬言要再次出兵并彻底摧毁克尔松,伊莱亚斯和当地居民转而向可萨可汗求助,最终迫使查士丁尼释放佐伊努斯并加派 300 名军士护送,但佐伊努斯却在途中离奇死亡,可萨军队将这支部队悉数歼灭以示报复^②,克尔松居民同时尊奉亚美尼亚人巴尔达尼斯(Bardanes)为皇帝。查士丁尼得知此事后再次向克尔松出兵,但很快被可萨人击退。惨遭败绩的拜占庭军队担心无功而返会受到严惩,遂向巴尔达尼斯表示效忠。几个月过后,巴尔达尼斯及其支持者推翻了查士丁尼二世的统治。

拜占庭在军事扩张受挫的情况下,积极通过传播基督教的方式扩大在克里米亚乃至可萨汗国的影响力,这与可萨汗国在宗教问题上的抉择是分不开的。公元 737 年,可萨人与阿拉伯人作战失利,可汗被迫皈依伊斯兰教。这原本是可汗的权宜之计,却令拜占庭统治者胆颤心惊。因为在阿拉伯人频繁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的情况下,黑海、里海及高加索等侧翼地区对拜占庭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而可萨汗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较大,故而拜占庭非常担忧可萨人成为哈里发的附庸。^③因此,拜占庭宫廷支持克里米亚地区的教会组织在可萨汗国境内大力传教,争取使后者投入基督教的怀抱,此项决策又阴差阳错地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场运动自公元 726 年利奥三世(Leo III)颁布《禁止偶像崇拜法令》至公元 843 年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恢复圣像崇拜共延续了 117 年。^④大批支持圣像崇拜的教士在此期间遭受迫害而逃亡,其中有一部分就逃往克里米亚半岛,并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当局企图阻止这些教士逃往克里米亚。^⑤显然,统治当局是有意利用他们的传教活动扩大拜占庭在当地的影响力。^⑥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经营,拜占庭以克里米亚半岛哥特教区中心城市——多罗斯为基地,在可萨汗国建立了七大

① 公元 695 年,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至克尔松并受尽侮辱。大约在公元 704 年逃到多罗斯城(Doros),向可萨可汗寻求庇护,可汗欣然应允并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两人共同生活在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并育有一子,不过这种友好的关系很快破裂。因为时任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三世(Tiberios III)要求可汗交出查士丁尼二世,并以重金相许诺,可汗表示同意,指示法纳戈里亚长官杀死查士丁尼二世,但是可汗的妹妹将这项计划告诉给丈夫,查士丁尼二世得知消息后成功逃脱,并于公元 705 年在保加尔人的协助下恢复帝位。复位以后,查士丁尼二世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因此他出兵克尔松也有复仇的意思。

②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36.

③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71, p.173.

④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第 166 页。

⑤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174.

⑥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第 420 页。

主教区。一份格鲁吉亚的史料表明，可萨境内有很多基督教城镇和乡村，基督教此刻在可萨境内全面渗透。

可萨可汗不愿屈服于哈里发，同样也不甘于成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庸，故而对拜占庭的宗教渗透做出强烈反应。公元 787 年，可汗出兵哥特区，进占多罗斯并在此驻军。当地人在主教的带领下驱逐了可萨人，但内部的亲可萨势力却俘虏了主教及其支持者，并移交给可萨可汗，可萨人重新占领多罗斯，主教本人越狱出逃，可萨可汗遂将其信徒投入监狱。^①由此可见，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为争夺黑海沿岸及克里米亚半岛，在军事、政治及宗教领域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较量。但与查士丁尼二世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相比，这次战争只是一次由宗教问题引起的边境小冲突。整体来看，查士丁尼二世去世以后，可萨汗国与拜占庭争夺克里米亚的战争基本结束。前者控制半岛的中心地区和北部，但撤出克尔松，由拜占庭重新控制。^②“双方关系自 8 至 9 世纪基本保持友好的状态，尽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偶尔存在摩擦。”^③

当然，由于穆斯林的入侵以及北方草原民族的压力，拜占庭难以投入过多的兵力与可萨人抗衡，后者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虽然拜占庭恢复了对以克尔松为中心的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统治权，但它在整个半岛的影响力却难以与可萨汗国相提并论。

二 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

公元 630 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萨珊波斯，成功占领两河流域等波斯的广阔故地；可萨人此时也从西突厥的附属变成独立的政权。两股势力在高加索南北几乎同时崛起，双方为了争夺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从 7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中期展开了长达 100 多年的军事较量，基本上伴随倭马亚王朝的始终。由于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远比拜占庭和保加尔人强大，可萨人在高加索的扩张战争比在黑海地区更加激烈艰难；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在高加索的政策不断变化，两国的战争又和拜占庭——阿拉伯关系、阿拉伯人的内部矛盾相交织在一起，这使可萨人在高加索的扩张进程颇为复杂，战争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第一阶段（公元 640 年—公元 7 世纪末）

①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p.114.

②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171.

③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173.

公元 640 年，阿拉伯人军队分别从伊拉克北部和伊朗攻入亚美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然后迅速消灭了当地的抵抗武装以及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军队，公元 642 年占领了里海沿岸连接南北高加索的枢纽城市——打耳班(Darband)，并在拉赫曼(‘Abd-al-Rahmān)的率领下攻入北高加索，袭击可萨人的统治中心——巴兰伽尔(Balanjar)^①，侵入伏尔加河下游，双方对高加索的争夺战由此拉开序幕。然而，阿拉伯人并没有继续恋战，大概是由于他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出兵埃及，扫除拜占庭军队给地中海沿岸造成的威胁，以巩固征服叙利亚的成果，更要荡平伊朗高原上的萨珊波斯残余势力^②，这两个战场牵制了他们的兵力。

公元 652 年，阿拉伯人再次越过打耳班，围攻巴兰伽尔，却遭到可萨军队的重创，结果 4000 穆斯林被杀，其余逃往打耳班，拉赫曼的弟弟萨尔曼·伊本·拉比亚(Salman ibn Rabiyya)也命丧沙场，两国之间的敌意正在暗中滋长。^③ 此时拜占庭也加入争夺的行列，它支持高加索本土势力成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但当地亚美尼亚的军官和士兵在拜占庭军队中发动叛乱，并在 653 年倒向穆阿维叶(Mu’awiya)^④，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被迫撤出亚美尼亚^⑤，而哈里发却集结重兵加强对南高加索的统治。

公元 655 年，阿拉伯军队兵分两路直逼高加索，哈比卜·伊本·马斯拉马赫(Habīb ibn-Maslamah)率军占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迫使北部的阿兰王国(Alania)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并缴纳贡赋；萨勒曼·伊本·拉比阿·巴西里(Salmān ibn-Rabī‘a al-Bāhili)则带兵占领阿尔巴尼亚、打耳班。^⑥ 显然，阿拉伯人向高加索东部和西部同时进军，不仅要控制南高加索地区，还要控制连接南北高加索的两个重要通道——阿兰地和打耳班。^⑦ 可萨人调动重兵在阿兰人和阿布哈兹军队的支持下进行抵抗，并调集驻守在萨曼达尔(Samandar)的军队支援拜占庭打击阿拉伯人。^⑧ 然而，阿拉伯人却因穆阿维叶与阿里开始争夺哈里发之位爆发了内战。尽管前者为了集中力量击败阿里，在公元 659 年与拜占庭

① 在今达吉斯坦共和国。

② 哈全安：《中东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19-124 页。

③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26.

④ 时任叙利亚总督。

⑤ Walter E. Kaegi,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85.

⑥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78.

⑦ 阿兰人居住的地方在高加索西侧，也被称为达留尔要塞(Darial Pass)；打耳班位于高加索东部。

⑧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79.

签订和约^①，但后者还是趁机进攻叙利亚。内忧外患的局势使阿拉伯人难以应对高加索的战事，不得不在当地实行战略收缩，拉拢当地上层人士，允许其自治。

②

公元 661 年，穆阿维叶登基以后，对外围攻君士坦丁堡，对内打击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等反对势力^③，更要镇压北非柏柏尔人以及中亚地区的叛乱；^④ 故而继续对高加索采取温和的策略。他确立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宗主权，只要求其国王瓦拉兹·提里达提斯一世(Varaz-Tiridates I)承诺在必要时刻提供军事援助；穆阿维叶还在公元 662 年任命格里戈尔·马米科尼扬(Grigor Mamikonian)管理亚美尼亚，后者须向前者纳贡。

公元 661 年左右，可萨人入侵阿尔巴尼亚失败以后也在高加索地区保持审慎的态度。它通过北高加索的匈人(Huns)间接从阿尔巴尼亚获取战利品和贡赋。虽然可萨人曾在 685 年向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发起进攻^⑤，但并没有改变稳健的政策。因为可萨汗国正忙于巩固在它里海——亚速海北部草原上的统治地位，不愿轻易挑起与阿拉伯人的冲突。^⑥

总之，可萨人和阿拉伯人在公元 7 世纪的战略重心都不在高加索地区，双方没有在当地发生大的战事，而是通过低程度的军事与外交对抗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阿尔巴尼亚国王瓦拉兹·提里达提斯一世经常抱怨说：“他不得不向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可萨人同时称臣纳贡。”^⑦ 这说明阿拉伯人与可萨人都默认了彼此在阿尔巴尼亚的势力。

(二) 第二阶段（公元 701—公元 750 年）

双方从 8 世纪初为争夺高加索陷入剧烈的军事对抗，两国关系迅速恶化。阿拉伯人一改往日稳健的政策，试图完全征服可萨人；可萨人也公开挑衅阿拉伯人，经常入侵南高加索地区。^⑧ 公元 701 年，穆罕默德·伊本·麦尔旺

①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5.

② Walter E. Kaegi,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185.

③ 纳忠：《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41-247 页。

④ [英]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周术倩、吴彦、郑丽君译，哈全安、吴彦、赵法欣审校，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28 页。

⑤ 这可能可萨人为了掠夺财富所发动的偶然性袭击。

⑥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2.

⑦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1.

⑧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Muhammad ibn-Marwān)^①率大军占领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等地，将三者合并为亚美尼亚省，在此稳定之后多次集中兵力进攻打耳班，但直到 710 年都没有明显进展。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 I)为扭转战局，任命马斯拉马赫·伊本·阿卜杜·马利克(Maslamah ibn‘Abd-al-Malik)为亚美尼亚总督，后者在 713 年成功夺取打耳班，但在继续北上进攻北高加索的匈人时遭遇挫折。

可萨汗国针锋相对地向南扩张，先是在公元 709 年派 8 万大军进攻阿尔巴尼亚，掠夺大量战利品而归，后于公元 716 年派将军阿尔普(Alp)率增援部队在北高加索的匈人境内迎击马斯拉马赫。^②大概是为了巩固此次作战成果，可萨汗国在公元 717 年派一支 2 万人组成的军事冒险队穿越希尔万(Shirwān)^③，侵入阿塞拜疆，洗劫了里海沿岸地区，许多穆斯林被歼灭，哈里发奥马尔二世(Umar II)派特种部队才将其击退，但伤亡惨重；相比之下，可萨人的损失并不大，仅 50 人被俘。^④

公元 721 年，可萨军队占领阿兰国，控制了沟通南北高加索的要道，紧接着在公元 722/723 年又集结 3 万军队入侵亚美尼亚，击溃了当地的阿拉伯军队，后者被迫逃往叙利亚。^⑤阿拉伯人在南高加索的省份全部暴漏在可萨军队的铁蹄之下。^⑥哈里发叶兹德二世(Yazid II)于是任命加拉赫·伊本·阿卜杜拉·哈卡米(Jarrāh ibn‘Abdullāh al-Hakamī)为亚美尼亚总督，向当地加派重兵。可萨人在后来的战役中接连失利，不仅丧失了打耳班，首都巴兰伽尔也被攻陷，城中居民被杀、被俘、沦为奴隶者不计其数。^⑦有幸存活的巴兰伽尔居民仓皇北撤，加拉赫希望趁热打铁，一劳永逸地解决可萨问题，要求增派援军，并得到哈里发叶齐德二世的应允。^⑧然而，叶兹德二世不久即驾崩，新上任的哈里发希萨姆(Hisham)拒绝增派援军。尽管如此，加拉赫仍在公元 724 年率军穿过阿兰地攻入可萨境内，巴兰伽尔毁于战火。

总之，加拉赫担任总督期间战绩卓著，阿拉伯人控制了阿兰王国和打耳班，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2.

① 公元 693 年，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命令他管理南高加索事务。

②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p.150.

③ 在今天的阿塞拜疆东南部。

④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61;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3.

⑤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27.

⑥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3.

⑦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27.

⑧ [英]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第 289 页。

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既能够以此为基地进攻可萨人，又可以阻止可萨人向南高加索扩张。^① 事实也证明，可萨人失去这两处要塞之后屡战屡败。

公元 726 年，可萨王子率军进攻阿塞拜疆时被击退；从公元 727 至 728 年，马斯拉马赫两次通过阿兰地侵入可萨汗国，后者虽然在 729 年进行反击，但被哈里斯·伊本·阿米尔(Al-Hārith ibn‘Amr)击败，加拉赫随后又通过阿兰地直捣可萨新都白达城(al-Baydā)。由此可见，阿兰地对可萨汗国安全的重要性，它是连接南北高加索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守，阿拉伯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

阿拉伯军队的辉煌战绩使其低估了可萨人的战斗力，从而付出巨大代价，可萨汗国在战场上迎来了转机。公元 730 年，30 万可萨大军穿过阿兰地入侵格鲁吉亚，并从当地国王口中得知阿拉伯人的军事部署，于是转战亚美尼亚，全歼当地的穆斯林军队，紧接着又攻入阿塞拜疆。加拉赫全力迎击，双方鏖战三天三夜，阿拉伯军队最终惨败，加拉赫本人战死，剩余的穆斯林或被俘或逃往南方。可萨军队继续南进，占领了阿尔达比勒(Ardabīl)，并洗劫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大不里士(Tabriz)。^② 这是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争夺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也证明了可萨人强大的作战实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尽管他们前十年在军事上屡屡受挫，但依然能够对南高加索地区进行毁灭性的打击。^③

就在可萨军队向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al-Mawsil)挺进时，哈里发命令赛义德·伊本·阿米尔·哈拉西(Sa‘īd ibn‘Amr al-Harashī)率领 3 万大军及大批辎重应战。赛义德通过周密部署，采取突袭的方式重创可萨联军。虽然阿拉伯人占据上风，但可萨人对南高加索的威胁尚未解除。马斯拉马赫故而决定重启战火，一举击败可萨人。然而，他却解除了赛义德的兵权并将其软禁，还指责赛义德贪功冒进，只顾个人荣誉而置将士的生死于不顾。尽管这些指控属实，但二者的权力之争显然破坏了征服可萨人的计划，阿拉伯人难以制定并执行解决可萨人的长期战略。^④

马斯拉马赫在惩治赛义德以后，迅速率军北上，通过打耳班入侵可萨汗国，但是寒冬迫使阿拉伯军队无功而返。^⑤ 可萨军队却趁马斯拉马赫和赛义德争权

①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6.

②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28.

③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7.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88.

⑤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28.

夺利之机恢复了元气，在公元 731 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打耳班，但马斯拉马赫却率军绕过此地，从侧面攻入可萨境内，摧毁许多城镇，并抵达可萨汗国的统治中心——巴兰伽尔和萨曼达尔，可汗之子巴吉克(Barjik)战死沙场。然而，马斯拉马赫采取了见好就收的策略，不再冒险北进，而是命令军队南下，集中精力攻占了打耳班，加强其防御工事，并从叙利亚调集 2.4 万军队驻守。“他决心将打耳班控制在阿拉伯人手中以阻止可萨人再次入侵，并作为进攻可萨人的基地。”^①

阿拉伯人虽然在 731 年重新占领打耳班这一战略要塞，但却不敢深入可萨汗国境内，双方战事陷入胶着。为了扭转局势，哈里发希萨姆撤回马斯拉马赫，任命麦尔旺·伊本·默罕默德(Marwān ibn Muhammad)管理高加索事务。公元 732 年，麦尔旺率 4 万大军向可萨汗国发起攻击，洗劫了巴兰伽尔城，但对可萨人的冲击不大。麦尔旺却谴责马斯拉马赫以往对可萨人作战不力，要求全权指挥参与战斗的 12 万军队，在经过哈里发的批准以后，麦尔旺从叙利亚返回高加索，企图一举解决可萨人。

公元 737 年，麦尔旺在控制阿兰地以后，开始策划对可萨人的战争，但最初采取欺诈的手段向可萨人隐瞒了真实意图。他表面上借攻击阿兰人之名与可萨人讲和，暗地里扣留了前来议和的可萨使者，派 15 万大军分两路同时向可萨汗国发起进攻。^② 麦尔旺率主力部队从阿兰出发，另一支部队由阿布·雅兹德·乌赛德·扎菲尔·苏莱密(Abu Yazīd Usayd Zāfir al-Sulamī)率军从打耳班出发，在萨曼达尔会师，阿兰地和打耳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证明。可萨人此时虽已知道麦尔旺的真实意图，但由于备战不充分，只得仓促撤往伏尔加河三角洲，在此建立新的统治中心——伊提尔(İtil)，并最终定都于此。^③ 麦尔旺率军追击，占领巴兰伽尔、萨曼达尔和白达等城市。^④ 阿拉伯军队随后屯兵伏尔加河右岸，袭击了当地臣服可萨人的布尔塔斯部落(Burtās)^⑤，并击垮了驻扎在伏尔加河左

①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0.

②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1.

③ 可萨人随后从伊提尔出发，多次进攻附近和远处的斯拉夫人，迫使后者臣服。参见：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I: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Alexander I (1825)*, Varda Books, 2001, p.19.

④ V. Minorshy,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52.

⑤ 布尔塔斯人属于突厥部落，生活在可萨人与伏尔加保加尔之间的区域。此时已经臣服可萨人。参见〔古达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4 页。

岸的可萨残余军队。在国土沦陷、军队溃败的情况下，可萨可汗被迫求和，麦尔旺则警告可汗“皈依伊斯兰教，否则将被处死。”^①可萨可汗积极回应麦尔旺并要求其派人教授伊斯兰教法。在讨论了哲学与神学命题以及饮食禁忌之后，可汗宣布皈依伊斯兰教，经麦尔旺允许后返回伊提尔。麦尔旺携带大批战利品和俘虏凯旋高加索，结束了对可萨人的远征。

麦尔旺降服可萨人以后，便谋求在高加索地区确立牢固的统治，为此他花费数年时间征服了高加索山区众多的部落王国，此举用意很深。首先，高加索是守护可萨人的屏障和重要的缓冲区，控制这里能够轻而易举地向后者发起攻击；其次，能够从当地征收粮食和士兵，就地解决打耳班驻军的后勤补给和兵源问题。据史料记载，麦尔旺要求当地居民在穆斯林进攻时先打头阵，而在穆斯林撤兵时断后。这表明麦尔旺对可萨人的戒备不仅未曾放松，而且“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②促使麦尔旺下此决心的原因是可萨汗国和高加索形势的变化。首先，可萨汗国在麦尔旺退兵以后立即改变臣服姿态，转而追求独立的政策，重新成为阿拉伯人在高加索的隐患；其次，公元 737 年以后，高加索居民开始积极寻求可萨人的支持以平衡阿拉伯人的势力；最后，可萨上层开始向犹太教靠拢。^③这表明可萨人已经改变了屈从阿拉伯人的政策，再次成为后者的强大对手。麦尔旺虽然决定重新对可萨人用兵，但他本人却在 744 年离开高加索，去争夺哈里发之位，登基以后又忙于处理阿拔斯人的叛乱，所以征服可萨人的计划被搁置。麦尔旺尽管战绩卓著，但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可萨人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地位。^④

总之，从 701 年至 744 年，可萨人与阿拉伯人交战频繁，双方投入兵力众多，战争规模大。尽管两国展开了激烈的军事斗争，但仍以高加索为界形成均势的状态，可萨人的扩张被遏制，阿拉伯人也未能征服可萨人。因此，737 年战役成为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的转折点。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可萨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强大的对手，数次战败却依然能够对南高加索发动大规模的远征；麦尔

①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2.

②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3.

③ P. B. Golden, "Khazar and Judaism,"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 1983, pp.127-156. 本文认为这并不是意味着可萨上层正式皈依犹太教，因为此时阿拉伯人的军事威胁尚未解除。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4.

旺的胜利只能换取可萨人暂时的屈服；不管阿拉伯人战绩如何，可萨人都不会因暂时的失败而永远向其低头。阿拉伯人需要不断用兵或实行永久的军事占领才能彻底解决可萨人的问题，但其内部政局不稳、经济问题严重、教派矛盾尖锐，显然难以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可萨人来说，阿拉伯人以往的入侵范围固定在里海沿岸的达吉斯坦地区以及巴兰伽尔、萨曼达尔等城市，尚未威胁到可萨全境，但 737 年的战争几乎使可萨举国沦陷，可汗也被迫皈依伊斯兰教，这意味着可萨人冒险南进会招致阿拉伯大军的报复，从而动摇国本。^①

因此，737 年战役使阿拉伯人放弃了军事征服可萨人的计划，可萨人也不敢轻易出兵南高加索，双方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此时倭马亚王朝的国内危机已经相当严重，特别是希萨姆去世后，国家政局动荡，不久即湮没在阿拔斯人和什叶派的反对浪潮中。

（三）第三阶段（公元 751 年—公元 8 世纪末）

公元 750 年，阿拔斯王朝登上历史舞台，种种因素使其改变了以往的倭马亚王朝与可萨人为敌的政策。首先，该政权建立不久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镇压内乱与对外战争造成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② 其次，它的相当一部分支持者是东部的商人和市民，他们反对军事扩张，要求稳定国内秩序，开展睦邻外交，以促进贸易的发展。^③ 最后，737 年的战役也让曼苏尔意识到仅凭军事手段难以征服可萨人。此时的拜占庭才是阿拔斯王朝的劲敌，前者曾与可萨人联盟对抗萨珊波斯，曼苏尔为了避免可萨汗国与拜占庭结成反对阿拉伯的联盟，决定与其讲和，以换取可萨汗国的中立，从而为战胜拜占庭增加筹码。^④ 公元 758 年，曼苏尔命令亚美尼亚总督与可萨人联姻，他在信中写道：

①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5-196.

② 国内：倭马亚王朝残余势力尚未消除；什叶派、哈瓦利吉派屡屡发动叛乱；以往支持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将领反对曼苏尔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北非的柏柏尔人也发动叛乱，阿拉伯军队花费十年时间才将其镇压；国际：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也威胁着阿拔斯王朝的西部边疆；拜占庭也趁机发动边界战争，威胁着阿拉伯人在那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驻军。

③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02.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17.

如果不与可萨人联姻，繁荣的亚美尼亚将荡然无存；为了亚美尼亚的兴旺，必须与可萨人订立婚约。否则，我会因可萨人而担心你和下属的安危。他们将随时抱成一团，战胜你们。^①

总督雅兹德奉哈里发之命前去可萨汗国求婚，可汗巴哈特爾(Baghatur)欣然同意，由于拜占庭当时积极向高加索地区渗透，并在克里米亚半岛与可萨汗国展开争夺，这使可汗决定与阿拉伯人讲和，将公主许配给雅兹德，并陪送了丰厚的嫁妆。^② 公元 759 年，可萨公主突然暴毙，尽管雅兹德为此痛不欲生，但可萨人仍怀疑公主死于阴谋，于是在公元 762 和公元 764 年两次入侵南高加索，却没有遇到阿拉伯军队的有效抵抗。曼苏尔为了镇压国内叛乱并打击拜占庭，已无可派之兵，不得不将巴格达监狱的囚犯编入军队，却被可萨军队一举击溃，但曼苏尔仍坚持与可萨人维持和平。可萨人此后也没有再对南高加索大规模用兵，双方在高加索地区 100 多年的争夺战基本结束，最终形成了阿拉伯人控制南高加索，可萨人控制北高加索的局面。两国争夺的对象不再是整个高加索的控制权，而是阿兰国^③、希尔万和打耳班等局部要塞；斗争方式从全面的军事冲突转变成局部的小打小闹，曼苏尔的和平政策收到成效。^④ 两国关系终于在 8 世纪后期走向和平，这意味着可萨人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基本稳定。

第三节 可萨汗国的犹太渊源

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可萨人入主南俄草原之前，罗马时代的犹太人已经在黑海沿岸、格鲁吉亚以及打耳班等地生息繁衍。^⑤ 公元 1 至 4 世纪，他们

① K. Czeglédy, "Khazar Raids in Transcaucasia in 762-764 A.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60 T.11 Fasc.1-3 p.79.

② 据史料记载，可萨公主的嫁妆有 1 万第尔汗(一说是 10 万第尔汗)、4 千头母驴、1 千头骡子和公马、1 万头可萨产的骆驼、1 万头突厥产的骆驼、1 万只绵羊、10 辆用金银装饰车门并用貂皮铺设的马车、20 辆满载金银器皿的马车。由此可见，当时的可萨王室已经相当富有。参见 Thomas S. Noonan, "What Does Historical Numismatics Suggest About the History of Khazaria in the Ninth Centur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 1983, p.268.

③ 阿兰国在公元 8 世纪以后实际上成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缓冲区，即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可萨汗国的缓冲地带。伊斯兰教在公元 8 世纪已经在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扎根，在阿兰国却不流行；犹太教成为可萨汗国官方信仰以后，也没有在阿兰国渗透；基督教在公元 10 世纪以前未能在当地大范围传播。阿兰国在信仰上的不偏不倚显然是三大帝国对峙与妥协的结果。由于阿兰国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任何一方在此渗透，必将引起其他两者的不满与干涉，这也证明三国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并未结束。参见 Irina Arzhantseva, "Die Christianisierung des Kaukasus.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orth Caucasus(Armenia, Georgia, Albania), Referate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ons (Wien, 9-12. December 1999)", edited by Werner Seibt,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Denkschriften*, 296. Band, p.18.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49.

⑤ Haim Beinart, *Atlas of Medieval Jewish History*, Carta: The Israel Map and Publishing Company, Ltd,

主要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①、克尔松^②、狄奥多西娅(Theodosia)^③、塔曼半岛的法纳戈里亚^④、格吉皮亚(Gorgippia)^⑤、赫蒙纳萨(Hermonassa)^⑥等城市。^⑦ 这些都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海上交通便利,犹太人充分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他们不仅是出色的制陶商,而且积极从事珠宝、谷物、鱼及奴隶贸易,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商业联系十分密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探险队在克里米亚半岛东部发现两处重要的犹太遗迹,即刻在双耳瓶上的七根烛台和九根烛台标志,其年代分别是6世纪70和50年代。^⑧ 这说明犹太人在当地的发展历程有很强的连贯性。

因此,可萨汗国自踏入高加索以后,不仅接触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必然和犹太教发生了联系,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被纳入可萨人的势力范围以后,当地以及高加索地区的犹太人成为可萨汗国的臣民。由于可萨人当时仍信奉萨满教,属于多神崇拜,没有独一神教的强烈排他性,与基督徒和穆斯林相比,可萨人对其他宗教的包容性更强,所以犹太人的生活环境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可萨汗国还成为犹太人的政治与宗教避难所。

公元630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一世收复耶路撒冷之后,立即驱逐城内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在当局的默许之下惨遭屠戮,因为希拉克略怀疑这些犹太人曾与萨珊波斯勾结并计划在攻占该城以后屠杀基督徒。^⑨ 阿拉伯人不久取代萨珊波斯,对拜占庭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加入阿拉伯军队,希望借机收复巴勒斯坦,这使希拉克略更加怀疑国内犹太人的忠诚。为了保证帝国的安全,希拉克略迫切希望加强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消除宗教分歧,他在公元632年下令,要求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改宗基督教。^⑩ 尽管有学者认为该法令没有彻底实施,对犹太人造成的冲击不大,君士坦丁堡的犹太社区基本

1992, p.13.

① 今俄罗斯港口刻赤(Kerch)。

② 今俄罗斯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

③ 今俄罗斯港口费奥多西亚(Feodosiya)。

④ 今俄罗斯先诺伊(Sennoy), 又称为塔马塔克哈(Tamartakha)。

⑤ 今俄罗斯阿纳帕(Anapa)。

⑥ 今俄罗斯捷姆留克(Temryuk)。

⑦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88, Michael Toch,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an Jews: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2012, p.160.

⑧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p.87-89.

⑨ Cecil Roth, ed., *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 Vol. II: the Dark A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3.

⑩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1, pp.51-56.

安然无恙^①，但却对其后继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自希拉克略开始，国内的反犹暴乱成了拜占庭的官方行为，与以往民众反犹形成了鲜明对比。^②

公元 721 年左右，利奥三世(Leo III)发布敕令，要求所有犹太人受洗，随后出现的圣像破坏运动再次将犹太人推向风口浪尖。由于犹太人和圣像崇拜者都反对偶像崇拜，圣像崇拜者便指责圣像破坏者已经犹太化或与犹太人密谋，而圣像破坏者并没有因反对偶像崇拜的一致性对犹太人心慈手软，这种两难的境地迫使大批犹太人逃往可萨汗国避难。^③而此时可萨汗国统治阶层还尚未改宗犹太教，这说明犹太人在可萨汗国建立之初就与其上层统治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受到庇护，随着犹太人与可萨人交流的加深，可萨可汗皈依了犹太教，汗国成为犹太人经商与信仰的乐园。^④不仅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来此寻求庇护，巴格达以及呼罗珊的犹太人也曾移居可萨汗国。^⑤

后世学者对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时间和原因争论不一。不少学者根据 12 世纪西班牙作家犹大·哈列维(Jehuda Halevi)的著作，认为可萨人在公元 740 年左右皈依犹太教；^⑥还有学者根据阿拉伯史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的记载，认为可萨国王在公元 786—809 年间皈依了犹太教。^⑦中国学者桂宝丽认可马苏第的说法。^⑧法国犹太裔学者君士坦丁·苏克曼(Constantine Zuckerman)却认为可萨汗国是在公元 861 年布兰(Bulan)国王主持三大一神教的辩论之后皈依犹太教。^⑨虽然犹太教文献(如谢克特信件、伊本·沙普鲁与可萨国王约瑟夫的通信)、

① Cecil Roth, ed., *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 Vol. II: the Dark Age*, p.54.

② Cecil Roth, ed., *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 Vol. II: the Dark Age*, p.56.

③ Joshua Holo, *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43-44.

④ 需要提到的是，可萨上层皈依犹太教后仍实施宽容的宗教政策。有相当很多可萨人在神父和毛拉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统治阶层则紧紧守住犹太教。参见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I: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Alexander I (1825)*, p.20.

⑤ Norman Golb and Omeljan Pritsak, *Khazarian Hebrew Documents of the T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11.

⑥ 其根据是犹大·哈列维在《库萨里》一书中提到可萨国王在 400 年之前皈依了犹太教，而本书的写作时间是 1140 年左右，据此推断可萨汗国信仰犹太教在 740 年左右。然而，哈列维作为一位犹太哲学家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他写《库萨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在当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反犹情绪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来展示犹太教的神学优越性，对可萨人皈依犹太教的记载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他讲述了可萨布兰国王在位时期所主持的一场犹太拉比、基督教神父、伊斯兰教毛拉之间的宗教辩论，这与谢克特文献、伊本·沙普鲁与可萨国王约瑟夫通信的内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见哈列维本人参考了后两份文献，而后两份文献都说布兰国王在宗教辩论后，即 9 世纪中期以后皈依了犹太教，而由哈列维却将皈依的时间提前了 100 多年，这很可能与他强烈的犹太民族情结有关。总之，作为一本哲学而非历史著作，其记载不能轻易采用。参见 J.T.Olsson, "Coup d'etat, Coronation and Conversio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Judaism by the Khazar Khagan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3, October 2013, pp.498-503.

⑦ [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194 页。

⑧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78 页。

⑨ 他的依据是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Michael III)在公元 860 年派遣圣西里尔(Saint Cyril，原名君士

基督教文献(圣西里尔的传记)、穆斯林文献(西班牙学者阿布·奥贝德·巴克里)^①都记载了这场辩论,表面上可以相互印证,但考古发现却难以证明这种观点。^②

本文认为马苏第的记载比较可信,因为研究可萨汗国的宗教选择问题不能够忽略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它的近邻——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都将宗教视为军事的辅助手段,以巩固武力扩张的成果,都急于将可萨汗国拉入自己的阵营,至少与自身的信仰保持一致,故而对可汗的宗教倾向极为敏感并积极进行干预,那么它们的态度无疑使可萨汗国的宗教选择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后者在宗教问题上难以独善其身。然而,公元786至809年间,阿拉伯和拜占庭处于交战状态,这种国际形势既造就了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有利条件,也形成了其信仰犹太教的迫切要求。首先,战争牵制了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兵力;拜占庭与可萨汗国存在联姻,阿拉伯帝国与可萨汗国在高加索的争夺基本结束,国际关系的改善使可萨汗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宽松,此时选择犹太教并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干涉。^③其次,在两大邻国交战的情况下,可萨汗国唯有皈依犹太教才能避免卷入二者的军事冲突。因此,可萨汗国在此时皈依犹太教完全符合历史背景。至于史料对其皈依的时间记载不一,实际上反映了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渐进过程。希伯来文献、基督教文献、伊斯兰教文献证明布兰国王确实主持了一场拉比、神父、毛拉之间的宗教辩论,但是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公开的辩论来平息国内贵族势力忧虑。^④

坦丁)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去可萨汗国参加由国王主持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宗教辩论。布兰国王在此之后皈依了犹太教。

① 阿布·奥贝德·巴克里(Abū 'Ubayd al-Bakrī)是11世纪的西班牙学者,可萨国王一开始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怀疑自己的信仰,于是令一位犹太人和基督教父展开辩论,最后犹太人胜出;国王还打算邀请一位穆斯林与他辩论,但是犹太人派人中途谋杀了前来辩论的穆斯林,犹太人从而在辩论中胜出,使国王皈依了犹太教。参见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90.

② 考古学家发现了可萨汗国为纪念皈依犹太教而铸造的钱币,其时间是在837或838年。这说明可萨国王皈依犹太教的时间应该是在837-838年之间或在此之前,而不是861年。参见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p.101-103.另一方面,可汗当时曾告诉圣西里尔:“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之处载于你们信仰三位一体,我们只有一个上帝。我们被自己的经典所教化。”这说明可萨汗国在此之前已经信仰犹太教。参见Dan D.Y. Shapira, “Notes on Early Jewish History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5, 2006-2007, p.127.此外,关于宗教辩论的记载出自圣西里尔的传记《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美国史学家奥梅尔彦·普里斯坦克(Omeljan Pritsak)认为该传记中关于可萨人的材料可能是根据员早于9世纪晚期的材料篡改而成,也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传》是一部圣徒传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因此其记载的可靠性难以确定。参见J.T.Olsson, “Coup d'état, Coronation and Conversio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Judaism by the Khazar Khagan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3, October 2013, pp.498-499.

③ 在拜占庭—阿拉伯战争中,后者处于主动地位。即使如此,哈伦·拉希德考虑到可萨人在北方的压力,还是在公元798左右与拜占庭议和。参见Jonathan Shepar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89.

④ J.T.Olsson, “Coup d'état, Coronation and Conversio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Judaism by the Khazar Khagan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3, October 2013, p.502.

布兰国王在辩论中曾询问神父与毛拉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他们的宗教以外哪个宗教更优越，神父与毛拉一致回答是犹太教。^① 布兰的问题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预设性，他询问目的显然不是选择而是为了推广犹太教。当然，圣西里尔在传记中曾记载布兰致信拜占庭皇帝，要求后者派遣饱学之士前往可萨宫廷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代表展开辩论，这可以理解为布兰为了实现宗教自主而采取的主动策略，因为如果当时他没有知会拜占庭皇帝，后者也将以其他方式干预可萨国的信仰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自觉邀请，以赢得主动。

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复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深层原因，即这样有助于在意识形态上摆脱拜占庭皇帝和阿拉伯哈里发的牵制，在两大帝国之间保持平衡，从而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国家的独立，这显然是可萨汗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更重要的是，选择犹太教也包含了明显的经济动因，犹太人当时已经是丝绸之上成熟的国际商人，可萨国统治阶层皈依犹太教显然有利于吸引犹太商人，以促进本国商业贸易的发展^②，从而实现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世代生活在克里米亚以及高加索地区的犹太居民促使可萨人皈依了犹太教，有人却主张源源不断的犹太移民为多神信仰的可萨人讲授了犹太教义并得到后者的认可。^③ 奥梅尔彦·普里斯坦克和所罗门·D·戈以坦(Shelomo Dov Goitein)则认为拉唐犹太商人的影响是唯一的因素^④；可萨人从萨满多神教转向犹太一神教的原因远比学者的分析更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犹太人在经济及政治层面的巨大影响力是促使上层人士改宗犹太教的重要原因。^⑤

作为传统的商业民族和丝路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犹太人无疑为可萨汗国注入了浓厚而持久的商业因素，而可萨国王皈依犹太教则进一步为犹太人发挥商业天赋铺平了道路。

①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94.

②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6页。

③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p.90-91.

④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91.

⑤ 需要提及的是，以色列学者扫罗·史坦普费尔(Shaul Stampfer)根据对穆斯林文献、基督教文献、犹太文献的分析以及钱前人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文献的研究，认为可萨国王并没有皈依犹太教，穆斯林关于在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可信，但是史坦普费尔过于侧重对历史文献的微观分析，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可萨汗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宏观考察，本文认为后者是可萨国王选择犹太教的重要现实因素，即使对此存在疑问，但是可萨国王在政治和宗教上亲近宽容犹太人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参见 Shaul Stampfer, "Did the Khazar Convert to Juda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9, No. 3 (Spring/Summer 2013), pp. 1-72.

第二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贸易地位的形成

第一节 6—9 世纪欧亚国际背景下的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之路^①很早就是中原地区和欧亚北方游牧民族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它的起始时间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② 这条商路“从黄河中游出发，经鄂尔多斯、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斯坦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③ 沿途除了局部有丘陵以外，地势平坦，没有高山峻岭与干旱荒漠的阻隔，各地的生态环境比较一致，易于通行，^④ 更重要的是，与政权林立、大国角逐、风云变幻的绿洲之路相比，草原之路沿途国家较少，国际局势相对稳定，这种独特的自然与政治环境使草原之路一方面作为绿洲之路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自成一体，历经千年而不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交往的重要平台。

可萨汗国控制的北高加索基本上处于这条通道的中间位置，又是连接南方农业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枢纽，因而在中世纪早期的国际以及地区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工作者在库班河(Kuban River)上游发掘了大量的手工业品，包括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的双耳瓶碎片；中东地区的玻璃容器；拜占庭、伊朗及克里米亚生产的上釉陶器；拜占庭、南高加索及克里米亚的玻璃手镯；拜占庭、伊朗、印度的念珠；波罗的海及第聂伯河中游的琥珀；印度洋的海贝饰品；南高加索地区的金银珠宝和玻璃耳环等。^⑤

公元 568 至 576 年，西突厥和拜占庭为了摆脱萨珊波斯对东西丝绸贸易的垄断，数次互派使节就是经草原之路进行，粟特人将丝绸从中亚地区绕过里海，

① 丝绸之路作为东西交流的大动脉，按照沿途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草原之路、绿洲之路(也被称为是沙漠之路)、海上之路三条干线。绿洲之路是指从中原沿河西走廊到达中国西域，再从中亚、波斯、两河流域一直延续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境内以及地中海沿岸诸国，这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② 早在商周时代，中原地区的商人就由此将内地的丝绸、漆器、青铜器销往西域，同时将西域的玉石带回中原。参见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都为此提供了佐证，商代妇好墓中就发现了和田玉；《穆天子传》等中国古籍的记载，周穆王在公元前 10 世纪西征犬戎时，就用丝绸等馈赠各部落酋长，后者再以马、牛、羊等回赠。参见李利安：《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6 日第 15 版。

③ 林梅村：《丝绸之路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8 页。

④ 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光明日报》2007 年 1 月 26 日第 9 版。

⑤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60.

再经过高加索山的达留尔要塞进入拜占庭的特拉比松(Trebizond)。^① 这一时期的北高加索遗址出土了许多的丝绸残片，其粟特、中国、拜占庭所产的丝绸占了很高的比例。^② 打耳班此时也成为丝绸之路上连接南高加索、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的贸易中转站。^③ 因此，北高加索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通道，更是南北交流的枢纽。

公元 7 世纪初，隋朝裴矩受炀帝之命经营西域，于是劝诱各国商旅说出其国的山川形势，据此记载了当时东西交通的三条路线，其中草原之路的经过是：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④

裴矩的信息来自各国商人，证明当时的草原之路仍是重要的国际商道。可萨人此时尽管仍隶属于西突厥，但已经在北高加索立足，他们显然经历了北高加索地区频繁的商业活动，目睹了络绎不绝的商旅队伍，感触到了丝绸之路上浓郁的商业气氛。

7 世纪中期以后，欧亚大陆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丝绸之路的贸易环境显著改善，草原丝绸之路也走向繁荣。首先，大唐自公元 618 年建立以后便锐意经营西域，经过近百年的政治角逐和军事斗争，先后击败突厥、吐蕃、吐谷浑、南诏等国^⑤，凭借强大的国力问鼎西域乃至中亚。大唐还在公元 647 年应突厥、回鹘的请求，在回鹘以南，突厥以北开辟路线，名为“参天可汗道”，草原丝路回纥道得以畅通。^⑥ 其次、公元 751 年，大唐在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击败，势力退出中亚，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国势衰退，西域被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受阻，绿洲丝绸之路的东段陷入瘫痪，草原之路却继续运行^⑦，在东西交流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再次，8 世纪中期崛起于西欧的加洛琳王朝对国际贸易极为重视，“它不遗余力地促进与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往来，为此仿照阿拉伯银币铸造了自己的银币，并积极发展与阿拔斯王朝的友好关系。此外，加洛琳王朝向东北征服萨克森人，向东南征服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由于萨克森人和阿瓦尔

①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167. 特拉比松指今日的特拉布松(Trabzon), 土耳其黑海沿岸东部港口城市。这里曾是拜占庭重要的商业中心，后来的穆斯林在此收购拜占庭和北方的商品，他们在这里与拜占庭商人定期展开集市交易。

②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53.

③ 6 世纪的打耳班遗址中出土了叙利亚的红玉髓、玛瑙；埃及的玻璃；以及中亚的陶器。

④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579 页。

⑤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56 页。

⑥ 陈琦、周治敦主编：《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年，第 263 页。

⑦ 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第 222 页。

人“控制着通往欧亚腹地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路线”^①，所以加洛琳王朝的扩张使贸易通道向欧亚内陆扩展。^②因此，几大帝国的建立改善了草原之路的贸易环境，而大唐与吐蕃势力在西域的此消彼长，又进一步提高了草原之路在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从而为可萨汗国的贸易角色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可萨汗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公元 751 年以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可萨人此时已经历了 100 多年的扩张，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南方的阿拉伯帝国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成为雄踞草原之路的霸主。尽管可萨汗国没有恢复西突厥往日在欧亚大陆的疆域，但它仍掌握着种种有利于发展国际贸易的自然条件。首先，他们的疆域辽阔，“确立了从伏尔加河到克里米亚所有领土的支配权”，^③更将黑海以及里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里海一度被称为“可萨海”，还在公元 650 年左右控制了里海与咸海之间的广大地区^④；其次，他们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北接东北欧，南连阿拉伯，西有法兰克与拜占庭，东有中亚及中国。最后，草原之路虽属陆路，但可萨国内的第聂伯河、顿河、顿涅茨河、伏尔加河等大江大河的主干和支流以及里海、黑海组成了天然的水运贸易网，从而能够减轻商品运输的难度与成本。

可萨汗国在 8 世纪后期不仅在信仰上皈依犹太教，更实现了发展方式的变更。经过 100 多年的争夺战，尽管可萨人最终保住了北高加索并使阿拉伯人的扩张受挫，却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阿拉伯军队数次入侵可萨人原有的统治中心——达吉斯坦地区，烧杀抢掠使当地经济惨遭破坏，达吉斯坦沿里海的走廊地带蒙受的损失尤其严重，直到 10 世纪上半叶仍未恢复，伊斯塔赫里曾说：“打耳班和萨曼达尔之间的沿海走廊受灾严重，人口稀少。”^⑤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压力，可萨人为了生存而数次迁都，从巴兰伽尔到萨曼达尔，再到

① Christopher I. Bechwith,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9.

② Christopher I. Bechwith,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p.144.

③ [美]查尔斯·金：《黑海史》，苏盛捷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 76 页。

④ Irene M. Franck, David M.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s Publications, 1986, p.201.

⑤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199. 伊斯塔赫里本人曾到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参见：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Warszawa: Wydawnictwo Akademickie DIALOG, 1998, p.27.

伊提尔。^①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拥有的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官僚体系完备，政治制度成熟，战争潜力巨大，这些条件都远非出身草原的可萨人能比。尽管他们依靠战争和掠夺攫取了大量财富，但阿拉伯人作为新生力量已经在南高加索崛起，军事力量远胜过昔日的萨珊波斯，可萨人在南高加索的扩张因此受到遏制，他们依靠野蛮掠夺的原始经济方式已经难以以为继，而且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也需要可汗设法获取更多的军饷。据伊斯塔赫里记载，可萨汗国拥有 1.2 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② 马苏第说这支皇家卫队是 7000 人，而且是由来自花拉子模的穆斯林组成。^③ 伊本·鲁斯塔提到了汗国的一支 1 万人组成的骑兵，它属于常备军，汗国需要用征收的第尔汗支付他们的薪俸。^④ 皇家卫队和常备军是可萨国主要依仗的力量，可汗或许就是依靠他们对各附属部落保持威慑，那么保证巨额军事开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文提到，可萨人在北高加索活动早已感触到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对商业活动并不缺乏适应性，这使他们能够顺利地游牧民族转变为商业民族。可萨汗国既然已经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实行商业立国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了，南方经济发达的阿拔斯王朝无疑是其重要的贸易对象。

第三节 丝绸主路上国际关系的改善与商贸的恢复

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稳定的国际关系。哈伦·拉希德时期，阿拔斯王朝进入黄金时代，农业发达、手工业繁荣，人口增多，城镇发展迅速，货币充足。首都巴格达经过几代哈里发的经营，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财富中心和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经济发达，市场活跃，商业繁荣。哈里发、皇室宗亲、高官要员以及大批富商都聚集于此。因此，阿拔斯王朝有着强大的消费潜力，而阿拉伯人生活观念的变化使这种潜力成为现实。阿拔斯王朝首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Abu Abbas)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继任的曼苏尔对奢华靡费的生活同样反感，但是“自马赫迪即位以后，巴格达享乐成风，宫廷生活日渐奢华”，^⑤产生强烈的消费需求，而且“帝国辽阔的版图和人民高度的文化生活，都要求

① V. Minorshy, *A History of Sharvān and Darband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1958, p.106.

②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92.

③ 这支卫队被称为“艾尔西叶”，他们身穿胸甲、头盔、锁子甲，并配备长枪。参见：[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194-195 页。

④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105.

⑤ 哈全安：《中东史》，第 272 页。

大规模的国际贸易。”^①

当阿拉伯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后，他们和国内的犹太人一样把精力转向商业领域；^② 因此，巴格达政府非常注重交通事业，大力建设驿站，完善邮政，筑桥修路，甚至修筑灌溉工程时也刻意将水道加宽，以方便商船通行。^③ 帝国境内尤其是伊拉克的陆运和水运极为便利，从巴格达通往南高加索的道路十分通畅，这便于穆斯林商人与可萨人的商贸往来，并通过可萨人与东北欧等地建立贸易联系。作为可萨汗国的最重要邻国之一，阿拔斯王朝繁荣的经济、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便捷的交通都是前者顺利实施商业立国之策所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草原之路畅通的国际背景、阿拔斯王朝繁荣的经济、可萨汗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其发展国际贸易的机遇和优势，但其发挥这些优势的关键则是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

如上文所述，可萨汗国占据的北高加索在中世纪早期不仅是东西商贸往来的枢纽，更是南北交流的渠道，但是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围绕高加索的百年战争给当地的商业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南北方经济往来的影响更大。客观来讲，这场百年战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商人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销声匿迹。史料证明战争只是限制了可萨人与打耳班商人之间的贸易，但并没有使二者的交往完全中断。公元 733 年，马斯拉马赫在打耳班下令：

如果可萨商人要来打耳班做交易，必须在距离城区 1 法尔萨赫（相当于 6 公里）以外进行；如果打耳班的商人要前往可萨国经商，必须交纳什一税。^④

马斯拉马赫对可萨商人的规定显然为了避免可萨间谍混入城中刺探情报，向打耳班的商人征税也是对商业正常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限制措施，因此马斯拉马赫的命令并不能证明其有意阻碍贸易的进行。即便如此，战争仍对当地的贸易造成了致命打击，打耳班的发展历程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如上所述，公元 6 世纪的打耳班是连接南高加索、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的商业中心，但考古工作者在当地 8 世纪的地层中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上釉陶片^⑤，说明打耳班当时陷入萧条，这正处于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战争阶段，商业

① [美]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年，第 310 页。

② 纳忠：《阿拉伯通史》，第 514 页。

③ A. L. Udovitch,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INC, 1981, p.183, p.187.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65.

⑤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68.

显然因战争受到阻碍。高加索以及俄罗斯出土的银币进一步为此提供了证据。据俄国考古工作者统计,萨珊波斯银币曾在高加索地区广泛流通,625年以后急剧减少;在公元625年至775年的遗址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倭马亚王朝银币之外,高加索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现其他东方的货币;当地也没有发现685至800年间的拜占庭金币;总体来看,公元630年以后高加索地区的货币流通量急剧减少,直到公元770年以后的遗址中才出现了阿拔斯王朝的银币,俄罗斯地区最早出土银币的年代也是在公元787年左右,这显然是因为可萨汗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百年战争严重影响了高加索南北的经济往来,阻碍了货币流通。公元760年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南北高加索的经济交流逐渐恢复,阿拉伯帝国的货币重新出现在北高加索。^①这说明双方战事的终止为南方穆斯林和北方的可萨人以及东欧人的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打耳班恢复了往日贸易中心的角色并再度繁荣。据史料记载,9世纪的打耳班市场繁荣,商者云集,他们在打耳班采购或出售商品,或者经过打耳班将货物销往别处。^②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载说明它应是南方穆斯林前往可萨汗国的重要通道:

从巴格达出发,经呼罗珊大道,抵达克尔曼沙赫(Krimanshāh),再由此经吉比勒(Jabīl)到达赞詹(Zanjān)与阿塞拜疆,最后到达第比利斯(Tiflis)和打耳班等地。^③

考古学家在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打耳班地层中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遗存:撒玛利亚(Samarra)、赖伊(al-Rayy)、巴格达等地生产的上釉陶器;埃及的红玉髓、玛瑙、铅制玻璃;精致的象牙以及玻璃制成的杯子、容器、手镯;更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彩陶。有学者认为,此时的打耳班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与可萨汗国之间的贸易枢纽,双方的贸易路线以打耳班为界分为两段:第一段、从近东经南高加索到达打耳班;第二段,从打耳班到达可萨首都伊提尔。^④

综上所述,打耳班在公元6世纪高加索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640年至760年左右,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争夺战基本打断了打耳班的发展历程,

① Thomas S. Noonan, "When and How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A Numismatic Critique of the Pirenne Theory",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21, No.3/4 (Jul-Dec., 1980), pp.401-469.

②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p. 269-270.

③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71.

④ 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271.

尽管这一时期，南方阿拉伯人与北方可萨人的交流并未停止，但只是断断续续的规模贸易。公元 8 世纪世纪晚期，随着可萨汗国与阿拉伯帝国和平关系的确立，打耳班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打耳班作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兴衰变化折射出高加索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商贸交流的状况。特别是它在公元 8 世纪后期的重新崛起反映了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从而开启了伊斯兰世界与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通过可萨汗国展开大规模交往的新时代，以可萨汗国为中介的南北贸易在公元 8 世纪晚期以后正式形成并日益活跃。另一方面，早从公元 751 年开始，草原之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控制北高加索的可萨汗国显然也在东西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公元 8 世纪晚期以后，可萨汗国最终确立了草原丝绸之路上贸易枢纽的地位。

第三章 可萨汗国商业的繁荣

第一节 商人的聚集与可萨汗国的专门化管理

可萨汗国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改变以往靠战争掠夺为主的生活习惯，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实施商贸立国的政策，并为此构建安全的贸易环境、维持公正的司法体系、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从而使地理和人文因素完美结合，构成了优越的贸易环境，不仅促进了可萨本国商人崛起，更吸引了外国人前来经商，使这里成为商者云集之地，包括犹太商人、罗斯商人、中国商人、粟特商人、穆斯林商人、花刺子模商人等。当然，商人聚集的盛况也使可萨汗国从多个层面加强对商人的管理。

首先、可萨汗国鼓励商贸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取利润，所以国王向所有过境商旅征收“什一税”，并获得丰厚的回报，从陆路、内河以及海港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和什一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①《世界境域志》就记载：“可萨国王的优裕生活和财富大多来自海关税收”。^②国王利用这笔巨款除了满足日常消费，还供养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构建安全的贸易环境，保护过往商旅，从而保证巨额的税收，并威慑各附属民族及时缴纳贡赋。巨额的关税收入以及繁荣的国内经济使可萨汗国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富裕的国度，保证了可萨政权的持久稳固。^③这足见可萨汗国境内贸易之繁荣。

其次、可萨汗国在首都伊提尔为商人们划定专门的区域，供其交易和住宅。当时的伊提尔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国际商业中心，它分为东城和西城，西城是可萨可汗、国王、官员及随从居住之地；东城是商人、工匠、外国人聚居之所，他们主要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及异教徒。国王约瑟夫在给伊本·沙普鲁的回信中说：“西城的面积是 3×3 法尔萨赫(farsakhs)；东城的面积是 8×8 法尔萨赫。”^④1 法尔萨赫相当于 6.24 公里，那么东城的面积将近 2500 平方公里，这一数字显然不准确，当时的城市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范围。可能是因为约瑟夫将伊提尔附近大片的草场与农场也算在内，但他的记载至少反映出伊提尔的东城远比西城要大，证明可萨汗国首都商人数量众多并形成固定的区域。可萨国

①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93.

② 佚名：《世界境域志》，第 199 页。

③ Thomas S. Noona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a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209.

④ Thomas S. Noona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a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210.

王就是在东城设置官员向商人征税。

再次、可萨汗国还专门为商人们修建了旅社供其居住，考古工作者在萨克尔要塞(Sarkel)发掘了两个大型的商人旅社遗址，旅社分两层，下层存放货物及骆驼等运输工具，上层住人，中间有一条走廊连接，总面积达 5558 平方米，占据整个萨克尔要塞的 1/4，仅次于在中亚地区发现的两个 9 至 10 世纪的大型商人旅社。^① 萨克尔作为可萨汗国重要的中转地，其大型商人旅社证明商人数量之多。

最后，作为商者云集的交易场所，贸易纠纷是难以避免的。为了解决商业诉讼，可萨国王专门在东城设立由七位法官组成的商业法庭，其中有两名犹太人、两名穆斯林、两名基督徒以及一名异教徒，他们专门负责处理商业纠纷，这是京城中的不变规则。^② 如果发生重要诉讼，他们会向国王请示，或将审判结果上报给国王。^③ 设置专门的商业法庭是可萨汗国对商人实行专门化管理的重要体现，证明可萨汗国境内商业活跃，交易频繁。当然，这种独特的司法制度也证明了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以后，继续奉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其国内仍有大量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异教徒。^④ 这种开明的宗教政策显然增强了各国商人前来贸易的热情，是促进其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众多商品的集散地和欧亚商路的交汇点

公元 800 年以后，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商贸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由于可萨汗国位居草原之路的中心位置，自然而然地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使北高加索的草原地区迎来了长达 100 年的“可萨和平”(Khazarian Peace)时代，从而为东北欧和南方穆斯林世界的交流铺平了

① 这两个旅社的面积分别是 14000 和 7396 平方米。参见：Roman K. Kovalev, "Commerce and Caravan Routes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Sixth-Ninth Centuries) Part I: The Western Sector",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4, 2005, pp.82-83.

② [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195 页。

③ 佚名：《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22 页。《世界境域志》是俄国东方学者图曼斯基于 1892 年托朋友在布哈拉的集市上发现的一本古书，它并没有标注作者的姓名，但根据内容可知本书是萨曼王朝时代的一个穆斯林用波斯语写成的地理学著作，始作于 982 年。作者自己说“本书是利用书籍和文献编辑而成”。据现代学者们的研究，他主要参考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巴里希、马苏第以及哈马丹尼等人的著作。关于 7 名法官的宗教信仰，《黄金草原》和《世界境域志》的记载并不一致，前者如上文所述；后者说 7 名法官分别属于 7 中不同的宗教信仰；目前学界大多采用前者。本文认为，尽管二者记载不一致，但是都能证明可萨汗国宽容的宗教环境和公平的贸易秩序。

④ 首都伊提尔城内还有清真寺。

道路，它们以北高加索为中介展开频繁的商品交换；因此，可萨汗国俨然成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和商品集散地：东北欧的皮毛、木材、琥珀、蜂蜜、蜂蜡、奴隶、刀剑，东方的香料、丝绸、药材，中东的金币、银币、布匹在此展开交易，促进了欧亚大陆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当然，所有的交往最终要靠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色商旅，正是他们披星戴月、长途跋涉，以可萨汗国为中介开展频繁的国际贸易，才造就了汗国商业枢纽的地位。

一 可萨本国商人

可萨汗国得天独厚的贸易环境使其国内商人占据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汗国农业与手工业发达，成为对外贸易的基础，可萨本国商人因此而崛起。对于可萨汗国农业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学界曾受制于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的记载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后者曾说：“可萨汗国除了鱼胶之外不生产任何东西，……这里不生产衣物，所用的衣服必须从国外进口。”^① 顿鲁普据此认为，“可萨汗国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很低”^②，“可萨汗国自然资源缺乏，不能满足对外出口；国内手工业产品的供应也不稳定。”^③ 然而，19至20世纪的考古发现^④却证明伊斯塔赫里在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客观，顿鲁普得出的结论有待修正。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可萨汗国的经济形态相当复杂，呈现出农业、手工业、畜牧业、采集渔猎业并存的局面，这也符合可萨汗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商业民族并存的客观事实。

考古发现证明，从公元375年匈奴人入侵至公元700年之间，俄罗斯南部以及乌克兰境内的农业及手工业遗迹很少；公元700年以后，当地发掘的定居点、农业及手工业遗址明显增多，证明可萨汗国的统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⑤ 根据出土农具和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可知，可萨汗国主要有克里米亚半岛、伏尔加河下游到北高加索、顿涅茨河上游至顿河流域三个主要农业区，种植小米、小麦、大麦、黑麦、豌豆等粮食作物，汗国的葡萄种植业也很发达。^⑥ 首都伊提尔附近有众多的农田、果园及菜园，伊斯塔赫里曾记载：

①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96.

②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231.

③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233.

④ 在考古学上，可萨汗国境内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被称为索托沃—马雅基文化(Saltovo-Mayaki)，其年代大约是公元700-950年。

⑤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61.

⑥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p.264-268.

可萨汗国首都伊提尔的周围有宽阔的农场。每到夏季，城中的居民就会在城外 60-70 英里地方播种，河流沿岸农田所产的粮食通过船只运往首都，而远离河流的田地所产的粮食则由马车运输。可萨古城萨曼达尔周围大约有 4000 个葡萄园。^①

国王约瑟夫在写给伊本·沙普鲁的信中也提到：

我们在尼散月的时候走出城市，每个人都去他的葡萄园和田地中去耕作……我在首都伊提尔有自己的田地和葡萄园。^②

与农业相比，可萨汗国的手工业水平也毫不逊色，部门多，分类全，规模大。包括金属冶炼、砖石制造、建筑业、珠宝首饰业、制陶业^③、皮革加工、纺织业、银器加工等。手工业生产并不限于首都和几个大城市，而是遍布整个国家，工匠们制造的产品不仅满足城市需要，也供应农村。^④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对可萨汗国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满足国内需要。农业为可萨宫廷、官员及平民提供了丰富的谷物、水果和蔬菜，不仅满足食用所需，还可用来酿酒；手工业提供了多种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金属冶炼^⑤和砖石制造对可萨汗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其冶铁业规模大且技术水平较高，不仅能生产镰刀、犁头、锄头、铲子、扁斧等各种农具，还能为军队生产各种武器，从而保证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⑥罗斯人出售给穆斯林的部分刀剑、头盔和盔甲可能就是可萨人生产的。可萨汗国在顿河以及达吉斯坦地区都修建了大型的防御工事。目前在顿河流域发现了多个大型要塞遗址，面积都在 7000 平方米以上；达吉斯坦的防御工程主要是高墙和瞭望塔。^⑦因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使汗国能够自给自足，减少对周围农耕民族等潜在敌人的依赖，从而使其国祚比其他游牧政权更长。^⑧

其次，为可萨汗国发展商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可萨汗国固然

①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57.

②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59.

③ 制陶业中心分布在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半岛、达吉斯坦等地。

④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87.

⑤ 考古工作者在别尔哥罗德州、哈尔科夫州、戈罗季谢州以及克罗格洛耶波列等地都发现了炼铁的炉灶，特别是克罗格洛耶波列境内已发掘的公元 9 世纪炉灶近 20 座。别尔哥罗德州、哈尔科夫州等地还发现了大量冶炼钢铁的炉渣，这说明顿河-顿涅茨河一带是可萨汗国重要的金属冶炼中心。达吉斯坦的冶金业也在可萨汗国时代走向繁荣，当地出土了高加索以及东南欧地区最早的钢刀。此外，克里米亚、敖德萨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都发现了金属冶炼的痕迹。参见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p.278-279.

⑥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p.278-279.

⑦ 例如一条从高加索山脊延伸到苏拉克河的围墙长约 800 米，厚 4 米，高 30 米。其他的防御围墙的长度一般在 300 至 600 多米。这些防御工事还有良好的抗震作用。参见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86.

⑧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87.

依靠海关收入获得巨额利润，但可萨本国的居民并非消极地坐等关税，而是主动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许多商人将总部设在伊提尔，他们不仅参与市内交易，还把商贸活动扩展到国外。一般来讲，商人在伊提尔囤积货物，由家族长者负责看守，而年壮者则将到外地开展业务并建立支部，一旦货物或款项不足，则从总部调集。10 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伊提尔的一名商人派儿子到保加利亚人生活的多瑙河地区经商，同时把一个奴隶收为养子并悉心培养。就在这名商人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写信要求发货，但养子将货物扣押。亲生儿子此时仍不知道他父亲已经去世，便再次写信。养子却要求养子立下字据，企图独吞父亲的财产。双方最终闹到法庭，国王不得不亲自审理，争端才得以解决。^①

上述加载证明可萨商人在公元 10 世纪的贸易范围囊括了多瑙河流域。这些从事远程贸易的可萨人大多是指国内的犹太人，可能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在公元 9 世纪时已经参与了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活动，当地的保加尔汗国尽管与可萨汗国不睦，却对犹太人宽容友好。犹太人在保加尔宫廷的地位显赫，影响颇深。^② 这使可萨犹太人的商贸能够摆脱两国关系的影响。他们向西不仅在多瑙河流域建立贸易据点，更穿过黑海、地中海到拜占庭、法兰克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展开贸易；^③ 其商业足迹向东至中亚、甚至中国。因为北高加索的阿兰地区发现了 8 至 9 世纪的唐代绢画、丝绢以及吐鲁番风格的汉语文书，这证明 8 至 9 世纪“有一条自通道自西突厥、粟特、越阿拉尔海、里海北岸、过伏尔加河、至北高加索，至阿兰、可萨突厥一带，由此沿外高加索达林道，越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④ 拉唐人(Radanites)^⑤基本沿着这条商路前往中国，所以可萨国内的犹太人完全可以经此到达中国境内。唐代学者段成式(803-863)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可萨酒”的信息。^⑥ 这有可能是可萨犹太人所提供的，至少证明双方之间信息渠道的畅通。

可萨商人不仅奔走于东西贸易之间，还将贸易扩展至东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向南到达呼罗珊。考古发现证明可萨汗

① Thomas S. Noona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a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229.

② Bernard S. Bachrach, *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77, p.126.

③ [英]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徐新、孔德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5 页。

④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22 页。

⑤ 请见下文

⑥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5-16 页。

国生产的酒、珠宝和双耳陶制瓶在斯拉夫人和芬兰人那里很有市场。瑞典的比卡尔在 8—10 世纪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商人前来交易。考古学家霍格尔·阿布曼在比卡尔的墓葬里发现了可萨人生产的腰带。比约恩·安布罗夏尼在比卡尔墓葬中还发现了可萨生产的陶罐，他认为考古发掘出长袍、轻装骑兵的上衣、镶毛边的帽子、青铜坐骑皮带等都是可萨人生产的。这些商品可能是由可萨商人直接出售给瑞典人，也可能是罗斯人充当了可萨人与瑞典人交流的媒介。

可萨人的商船经常从伊提尔出发，溯伏尔加河而上，前往伏尔加保加尔国，用可萨国的手工制品换取当地的黑貂皮、白貂皮、松鼠毛皮，这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例如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一座保加尔人墓葬里发现了可萨生产的陶器和珠宝。^① 换取的皮毛则出售给南方的穆斯林，波斯以及阿拉伯史料就证明可萨汗国的犹太人与南部呼罗珊境内的犹太人联系密切。

因此，可萨商人和罗斯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南方穆斯林、中国商人等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的足迹远涉东欧、中欧和北欧、西亚、中亚^②乃至东亚，特别是可萨国内的犹太商人形成了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业家族，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伊提尔分为东西两城，商人一般住在东城，但这些商人却有权住在可萨汗王与王公贵族聚居的西城，足见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可萨汗国统治阶层联系密切。^③ 他们和西欧、东欧以及阿拉伯东部的犹太社区都有联系，从而使犹太人在可萨汗国的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可萨国商业的国际化，为王室提供了税收^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罗斯商人^⑤

当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战争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东欧之间的贸易迅速展开，罗斯人以可萨汗国为中介与南方的穆斯林开展频繁的国际贸易，因此

① Thomas S. Noonan,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p.284.

② 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5 年 9 月 12 日第 11 版。

③ Thomas S. Noona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a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p.229-231.

④ 伊提尔城内的穆斯林居民也需要根据财产缴纳赋税。参见 Thomas S. Noonan, "The Economy of the Khazar Khaganate",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213.

⑤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伊本·法德兰等阿拉伯作家做说的罗斯人实际上是指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Vikings)。参见 Egil Mikkelsen, "The Vikings and Islam", in Stefan Brink, ed.,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543-549.

成为可萨汗国境内一支重要的国际商旅，其贸易路线最早出自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 9 世纪中期的记载：

罗斯人属于斯拉夫部落，他们来自斯拉夫人的边远地区，将毛皮、黑狐狸皮、刀剑等从俄罗斯北部带到黑海，在此向拜占庭驻克尔松的长官缴纳什一税，然后乘船到达可萨商业中心塔玛塔克哈(Tamatarkha, 位于克赤海峡东岸)，卖掉商品后，再返回北方；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先由顿河，再从陆路辗转至伏尔加河沿岸，然后顺流而下到达可萨首都伊提尔，缴纳什一税后，穿越里海，到达(波斯)戈尔甘省(Jurjan)的阿巴斯昆港口(Ābaskūn)，出卖商品；有的商人继续用骆驼负载货物，前往巴格达。斯拉夫奴隶为罗斯人充当翻译，他们宣称是基督徒，只需要缴纳人丁税。^①

由于第聂伯河从俄罗斯北部直接注入黑海，那么根据史料，罗斯人的经商大致是：俄罗斯北部(经第聂伯河)→黑海→克尔松→塔玛塔克哈(或者由此继续前行)→顿河→伏尔加河→伊提尔→里海→阿巴斯昆港→巴格达，但是商路沿线出土的伊斯兰银币证明其真实情况更为复杂，这些银币主要分布在奥卡河(Oka)^②、顿涅茨河^③—顿河盆地、以及第聂伯河上游等地，而在第聂伯河下游却少有发掘。托马斯·诺南认为，银币的分布特征不能证明罗斯商人经第聂伯河进入黑海，他们是从伏尔加河上游出发，经陆路到达顿涅茨河—顿河，再转入伏尔加河，由此驶入里海，这可以从顿涅茨河、顿河流域出土的骆驼以及骡子的遗骨得到验证，这两种动物是重要的货物运输工具；顿河下游的一座墓葬中发掘的瓶子上刻有一幅图画：一个人牵着骆驼，后面拖着了一辆车。这证明顿涅茨河—顿河沿岸确为重要的商路。^④当然，由于第聂伯河直接注入黑海，是俄罗斯北部进入黑海的便捷通道，罗斯商人选择这条水路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所以托马斯认为罗斯商人的路线可以分两种：第一、短程路线，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到达里海、克尔松，然后至塔玛塔克哈(Tamatarkha)出售刀剑和皮毛后即返回；第二、全程路线，从波罗的海出发，经过拉多加湖(Lake Ladoga)、沃尔夫河(Volkhov)到达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上游、再由此进入

^① Maurice Lombard,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4, pp. 230-231. 亦可参见：[古达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岷译注，鄧溥浩校订，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164 页。

^② 伏尔加河的上游支流。

^③ 顿河西岸支流。

^④ Roman K. Kovalev, "Commerce and Caravan Routes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Sixth-Ninth Centuries) Part I: The Western Sector",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4, 2005, pp. 82-88.

奥卡河、顿涅茨河、顿河沿岸的萨克尔要塞、然后进入伏尔加河下游，穿越高加索(或者里海)、到达中东。^① 无论商人如何选择，他们都需要在可萨汗国入境。

伊本·法基赫在公元 900 年的记载也证实了胡尔达兹比赫的说法。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记载中，罗斯商人最终到达赖伊(al-Rayy)而非巴格达^②，但这并不能否认胡尔达兹比赫记述的真实性。因为全程路线实际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从东北欧到达可萨汗国的行程，第二段是经可萨汗国到达巴格达，而后一段行程可以被同时代的其他两份史料所证实。

贾希兹(Al-Jāhiz)在 860 年的记述更为详细：“男奴、女奴、甲冑、头盔、护颈盔甲都是从可萨汗国汗国输往伊拉克。”^③ 9 世纪晚期的雅库比(Al-Ya‘qubī)记载：“货物是经过可萨汗国销往巴格达。”当然，二者都没有明确提到罗斯商人，这大概是因为罗斯商人会中途折返，他们开通的是从俄罗斯北部到达可萨汗国的航线，而可萨汗国到巴格达的路线是由穆斯林开辟并长期运营的。^④ 正如胡尔达兹比赫所言，只有部分罗斯商人完成了从东欧到巴格达的整个贸易过程。因此，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 8 世纪期到 9 世纪，罗斯人是通过可萨汗国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商路沿线出土的第尔汗也证明胡尔达兹比赫所描述的路线早在 9 世纪前期已经存在，至 9 世纪后期依然在运行。^⑤

罗斯人等北方民族生活的草原森林地带盛产皮毛，但皮毛贸易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古典时代，皮毛贸易并不盛行，因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其上层社会都对皮毛或皮毛制品有很深的偏见，认为身穿皮毛是蛮族的标志。直到古典时代晚期，皮毛才开始在部分罗马人中少量使用，但穆斯林社会的精英阶层对皮毛的态度却完全不同。^⑥ 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穆斯林使用珍贵的皮毛就已经广为人知，他们在占领高加索、河中地区、花拉子模等地

① Roman K. Kovalev, Alexis C. Kaelin, “Circulation of Arab Silver in Medieval Afro-Euras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History Compass* 5, 2007, p.10.

② Thomas S. Noonan, “Fluctuations in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Viking Ag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992, Vol.16, p.237.

③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145-146.

④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46.

⑤ Thomas S. Noonan, “When Did Rus/Rūs Merchant First Visit Khazaria and Baghdad”,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7, 1987-1991, pp.213-219.

⑥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170-171.

之后，就抢夺当地的皮毛作为战利品；^① 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皮毛成了穆斯林精英必不可少的奢侈品。身穿皮毛制品不仅是为了御寒，更是一种声望。

公元 8 世纪晚期，随着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北高加索地区从昔日的战场成为贸易中转地，这为东欧地区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商业往来铺平了道路。此时穆斯林社会对皮毛的喜爱有增无减，哈里发马赫迪(al-Mahdī)统治时期，高官在宫廷身穿皮毛成为一种风尚。哈伦·拉希德驾崩时，皇家府库中共有 4000 件上等皮毛制成的长袍，而且穆斯林社会对皮毛的喜爱从皇族成员波及到地方总督、高官要员、富商巨贾等所有的富有阶层，进而扩展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他们乐于将皮毛作为礼物相送，哈里发曼苏尔的内侍就将一件黑貂皮大衣作为礼物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卜拉欣·摩苏尔(Ibrāhīm al-Mosuli)，萨曼王朝领袖伊斯玛仪(Ismā'il ibn Ahmad)也曾把貂皮贡于哈里发穆塔台迪德(al-Mu'tadid)，身穿皮毛俨然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皮毛的需求量很大。^② 北方越冷的地方，皮毛质量越高，故而在穆斯林的市场上，质量最好的皮毛来自东欧地区，这促使许多罗斯商人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而可萨汗国都是必经之地。

除了皮毛之外，武器是罗斯人出口至伊斯兰世界唯一上乘的手工制品，主要包括刀剑、头盔和盔甲等。据史料记载，穆斯林非常喜爱法兰克人和罗斯人生产的刀剑，前者的刀剑主要经拉唐人出售给穆斯林，而后者则由罗斯人自己经营。波斯学者伊本·米斯凯韦(Ibn Miskaway, 930-1030)曾记载罗斯人的作战装备以及对穆斯林对其装备的喜爱：

他们身穿盔甲，上面悬挂着斧头、锯子、铁锤，他们用长矛和后盾作战，并携带长剑和匕首。当一名战士去世的时候，它的武器、衣物和装备都要和他葬在一起，他的妻子及其他女性亲属也要陪葬……，他们的权势结束以后，穆斯林便会挖开他们的墓穴，然后取出许多锋利上乘的刀剑，穆斯林当时非常需要它们。^③

奴隶也是罗斯商人贩卖到巴格达等地的重要商品，这和伊斯兰教义以及穆斯林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早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半岛的奴隶贸易就十分盛行，伊斯兰教也没有在教义上废除奴隶制度，奴隶即使接受伊

①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98.

②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99.

③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99.

伊斯兰教也不能恢复自由身。^① 按照其教法规定,“奴隶的来源是在战争中被穆斯林俘获的异教徒。”^② 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大量的战俘成为丰富的奴隶来源。然而,阿拔斯王朝时代,尖锐的教派纷争和频繁的地方起义使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步伐基本停止,战俘奴隶的来源逐渐枯竭,^③ 但穆斯林社会对奴隶的需求量显著提升。和平的贸易成为获取奴隶的重要手段和稳定来源,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巴格达、中亚的花拉子模都是巨大的奴隶贸易市场。

奴隶是穆斯林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大型的农场、矿山中的重要劳动力,并在城市内和自由人一起劳作。奴隶还承担主人的家务,有些女奴则成了主人的妻妾,或成为歌妓或舞女,巴格达、麦地那等大城市设有专门的培训学校,用来训练奴隶的音乐舞蹈技能。^④ 哈里发的宫廷也大批使用奴隶,除了服侍君主和后宫妃嫔,还被作为礼物赏赐给哈里发所怀疑的人,借机刺探情报。^⑤ 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奴隶主要分三种:非洲的黑奴、东北欧的白奴、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奴隶。^⑥ 罗斯人贩卖的主要是白奴,他们主要充当哈里发、高官要员、富商巨贾的家奴,或者成为其信使,但很少涉足政治和军事领域,这一点和西班牙以及法蒂玛王朝的白奴明显不同。^⑦ 来自斯拉夫地区的女奴价格不菲,“往往超过 1000 第纳尔(Dinar)^⑧,个别斯拉夫血统的女奴甚至超过万余第纳尔。”^⑨ 因此,奴隶贸易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此外,罗斯人还将东欧的蜂蜜、蜂蜡、琥珀等产品输往巴格达。

三 穆斯林商人

南方的穆斯林是罗斯人重要的贸易伙伴,他们在可萨汗国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因为可萨汗国理想的贸易环境对他们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许多穆斯林商人和手工匠人由于可萨国王“维持的法制与安全”而长期在此定居。^⑩ “他

①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84.

②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第 268 页。

③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第 269 页。

④ Maurice Lombard,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p.195.

⑤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年,第 310 页。

⑥ Maya Shatzmille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rly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 2011, pp.151-152.

⑦ 白奴是西班牙和埃及法蒂玛王朝军队的重要支柱,许多人成为军队高官。

⑧ 阿拔斯王朝铸造的金币。

⑨ 哈全安:《中东史》,第 269 页。

⑩ [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195 页。

们努力经营着可萨汗国与巴格达之间的贸易。”^① 此外，戈尔甘、阿塞拜疆一带的穆斯林商人则经过里海前往可萨首都伊提尔，或者选择陆路即经过高加索境内的白达和打耳班到达伊提尔，以伊提尔为起点，商人们的路线出现分支：第一、经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至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的交汇处，即布尔塔斯地区，他们到此可能是为了收购当地的皮毛；第二、由伏尔加河进入顿河，然后达到基辅、布拉格以及甚至北方的波罗的海一带。他们到此应是为了购买奴隶，一份 10 世纪的阿拉伯史料证明，穆斯林商人曾在基辅和布拉格等城市购买奴隶。^② 当然，他们也会从亚美尼亚出发，前往特拉比松，再渡过黑海到达克尔松，然后经过第聂伯河到达基辅，后一段路线和罗斯人的商路有重合之处。由于第聂伯河流域属于可萨汗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可能仍需要缴纳“什一税”。因此，穆斯林向北方拓展贸易时，可萨汗国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国度，但穆斯林商人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力与犹太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敌视，前者不能深入到欧洲，但犹太人却可以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自由穿梭。穆斯林贩卖的商品主要是华丽的布匹、餐具、金币和银币。后两者是最受罗斯人以及北欧人欢迎的商品。

四 拉唐人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了被称为“拉唐人”(Radanites)^③ 的犹太商人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四条贸易路线：

第一条 从法国出发，乘船经西海到达凡莱玛(Faramā，埃及港口，位于地中海)，在这里由骆驼负载着商品到达柯尔佐姆(al-Kolzum，突尼斯的一个城市)，这需要 5 天的路程，有 25 法尔萨赫。再从柯尔佐姆出发经红海抵达伽尔(al-Jar，麦地那的一个港口)和吉达(麦加的一个港口)，再至信德、印度、中国。

第二条 他们可以带着货物从法兰克出发经西海，在安条克(土耳其境内)登

①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67.

②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90.

③ 关于“拉唐”的具体地点，学界曾经说法不一，但目前趋于一致，认为“拉唐”意为“拉丁的”，指讲拉丁语的民族所生活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当然，由于拉唐人中途经过的商业据点大都存在犹太社区，所以当地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也完全可能和拉唐人一起从事短程或长途贸易，胡尔达兹比赫说他们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斯拉夫语，英国学者拉比诺维茨(L. Rabinowitz)认为这不能证明每个犹太人都能操多种语言，而是指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参见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London: Edward Goldston, 1948, pp.9-10. 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陆，在陆地上经三日的路程，到达伽比亚(al-Jabia,幼发拉底河沿岸)，再从幼发拉底河航行至巴格达，然后航行在底格里斯河上，再至武步拉(Ubullah,伊拉克的巴格达附近)。再从武步拉启航，陆续至阿曼、信德、印度及中国。

第三条 其中一些商人从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或者从法兰克出发，航海至苏斯阿卡萨(Sous al-Akza, 摩洛哥)，再至坦佳，再至凯鲁安(Kairouan)及埃及首都，再经莱姆拉(al-Ramla, 西奈半岛的大沙漠)至大马士革，再至库法、巴格达、巴士拉、阿瓦士、再至法尔斯、克尔曼，再至信德、印度、中国。

第四条 他们有时选择道罗马背后的路线，穿过斯拉夫人的地域，到达可萨汗国的首都海姆利杰(伊提尔)，随后渡过里海，抵达巴尔赫，再经阿姆河和九姓乌古斯人之地到达中国。^①

以上四条路线中，第三条与第四条最为特别。第三条线路中的每个据点都有大型的犹太社区，因此被称为“犹太之路”；而第四条路线与前三条^②的差异更加明显，由于它绕过了穆斯林的核心统治地区，而穿越了斯拉夫人生活的东南欧，这是胡尔达兹比赫所不熟悉的区域，所以对它的记载相对模糊，同样他对巴尔赫至中国的经过也是语焉不详，但这是由于身为邮政长官的他对这段路线太过熟悉，故而没有用过多的笔墨。^③

拉比诺维茨(L. Rabinowitz)认为这条商路艰难又危险，因为它的起始路段位于野蛮动荡的斯托沃尼亚(Slavonia)境内，这里属于异教徒的领地，危险丛生，巴尔干国家也深受此困扰，那么一定存在特殊因素使犹太人选择了这条道路。^④显然，犹太人的选择与可萨汗国的崛起密切相关，后者在经济上实行商贸立国之策，在宗教上皈依犹太教，并凭借强大的武力保护过境商旅并维持商路的稳定，犹太人能够开辟并长期经营这条商路应归功于可萨汗国所构建的优越贸易环境。与此同时，加洛琳王朝的犹太政策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公元 751 年，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建立加洛琳王朝，墨洛温王朝连同它的反犹政策寿终正寝。丕平即位不久便颁布法令，确认犹太

①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p.9-10. 亦可参见 Elkan Nathan Adler, ed., *Jewish Travellers: A Treasury of Travelogues from 9 Centuries*, New York: Herrmon Press, 1966, pp.2-3. 其他三条路线也参考以上两本书。

② 路线中对“柯尔佐姆”的解释，参见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凡莱玛”、“安条克”、“武步拉”、“莱姆拉”等地点的解释见[古达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164，166页。

③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46.

④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p.139-140.

人的司法自主权和享有宗教宽容的权利，并允许犹太人雇佣基督徒。^① 鉴于犹太人经营国际贸易的过人之处，丕平的后继者查理曼(Charlemagne)、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等人相继对犹太人采取自由宽容的政策，并积极抵制基督教会的反犹太法令，犹太人颇受法兰克王室的恩宠与重用。公元 797 年左右，犹太人作为外交使节前往阿拔斯王朝，参与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的结盟事宜。^② 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进一步改善了犹太人的处境，授予犹太人在法兰克境内自由定居的权利，免除了他们的货物运输费。^③ 他还先后向犹太人颁发了五份特许状，其中第四份明确规定：“不得以满足国王的需要为借口破坏或劫掠犹太商船。”^④ 此外，路易宣布犹太人免受神断法的审判，并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犹太人^⑤，甚至对犹太人蓄奴基督徒采取放任态度。^⑥ 秃头查理上台后，基督教会制订并向他提交了种种限制犹太人的规定，但遭到秃头查理的断然拒绝。因为查理“决心继续实施他父亲已经成功树立的亲犹政策，允许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任职，并拒绝对犹太人在西法兰克王国境内的经济和宗教机构采取不利措施。”^⑦ 由于王室的庇护和宽容，犹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并跻身高官行列，可以自由从事国内外贸易。^⑧ 他们所主导的国际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排挤了法兰克境内的叙利亚商人，成为国际贸易的垄断者。^⑨ 与此同时，查理曼统治时期，法兰克领土急剧向东扩张，其边界在公元 800 年前后扩展到易北河与多瑙河，犹太人则顺势穿越莱茵河，将定居点扩展到德意志、波西米亚、波兰与斯拉夫境内，并且进入雷根斯堡(Regensburg)、布拉格(Prague)以及基辅(Kiev)等重要城镇，进一步拓展了商业空间。正是由于法兰克王国的亲犹政策和领土扩展，犹太人才能够在丝绸之路

① Bernard S. Bachrach, *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p.66.

② F. W. Buckler, *Harunu 'l-Rashid and Charles the Great*,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1, p.21.

③ Esther Benbassa(author), M. B. DeBevoise(trans), *The Jews of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

④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9.

⑤ 路易颁布的一份《法规》中规定：犹太人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被审判，任何谋害犹太人的凶手都必须向皇室缴纳罚金。参见：[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第 265 页。

⑥ 据里昂主教艾戈巴德(Agobard, 816-840)记载，当时里昂犹太人的一个女奴(异教徒)从家中逃走。尽管她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主人仍要求她返回。这位主人立即向犹太官吏埃伯哈特求助，后者支持他的请求，但是艾戈巴德却坚决反对，最后案件被提交到国王虔诚者路易手中，国王作出裁决：要求女奴返回。艾戈巴德受尽耻辱，被遣返回里昂。

⑦ Bernard S. Bachrach, *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pp.111-112.

⑧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第 264-265 页。

⑨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21.

的西段立足，再顺利进入东欧，并利用可萨汗国更加宽容的宗教环境和更为广阔的贸易平台，而西欧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据点也受到可萨国王的保护。

①

同一时期的丝绸之路东段尽管复杂多变，但总体上维持畅通。8世纪后期，吐蕃攻陷安西与北庭都护府，唐朝失去对西域的控制权^②，但此时由回鹘控制的草原丝路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③因此，可萨汗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枢纽，也受到整个丝路贸易环境的制约。

第四条路线在可萨汗国崛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它和隋朝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的北道大致相当：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④

从字面上看，“北道”与“第四条路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自东向西，后者是自西向东，这显然是因为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致。将“北道”反过来和“第四条路线”胡尔达兹比赫的路线做一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沿途地点存在诸多一致：其中的“拂菻”即当时的拜占庭帝国^⑤，拉比诺维茨将“罗马背后的路线”定位于意大利北部或德意志南部，^⑥它们位于拜占庭帝国附近，裴矩受时空限制，显然对“拂菻”周围的国家分布并不熟悉。“北流河水”应该指“阿姆河(Amu Darya)”^⑦，因为阿姆河正是自南向北注入咸海；阿姆河及东北部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也是乌古斯人(Oghuz)生活的区域，毗邻中国新疆地区。这条路线的大致经过应该是：从意大利北部或德意志南部出发，途经拜占庭帝国，再路过斯拉夫人的区域，抵达可萨汗国都城伊提尔，转至巴尔赫(Balkh)，渡过阿姆河，穿越河中地区，再往东到达中国境内。巴尔赫是丝路上著名的大都市，9世纪地

①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81.

② 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第113页。

③ 陈琦、周治敦主编：《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第263-264页。

④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9页。

⑤ 中国学者张绪山先生认为隋唐时代文献中的“拂菻”指拜占庭帝国是没有疑问的。参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关系帝国研究》，第170页。此外学者中国学者冯承钧、齐思和，英国东方学家裕尔(H. Yule)，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与伯希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都赞成这一观点。参见张绪山：《“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评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43-145页。其中沙畹的观点可详见《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304页。

⑥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45.

⑦ 中国学者丁笃本先生认为“北流河水”可能指“锡尔河”。参见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第110页。实际上难以确定究竟是哪条河流，因为阿姆河与锡尔河都是自南向北注入咸海，但是这条路线经过咸海附近的河中地区基本可以肯定。

理学家雅库比(Yakubi)称它是呼罗珊地区最大的城市,城内商业繁荣,犹太人口众多,七个城门中其中一个被称为“犹太门”。^① 拉比诺维茨认为犹太人到达巴尔黑以后,经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纳(Farghana)、乌兹坎德(Uzkand)等地到达中国边境,这是呼罗珊大道的另一条分支。^② 裴矩的《西域图记》作于隋炀帝即位,即 604 年之后;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的初稿完成于 846 年,经过增补在 885 年出现了第二种写本^③,二者的记载前后相差近两个世纪,但所记载的路线大致相同,说明这条路线持续时间相当长,犹太人通过此路线来华经商者应该不在少数。

当然,拉唐人的四条路线并不是相互隔绝而是彼此相通的,也有拉唐人从北非沿岸出发,穿过叙利亚和南高加索,再至顿河与谢韦尔斯基(Severski)盆地,然后经此到达伏尔加河上游。东欧地区出土了许多产自北非的阿拔斯王朝银币。它们在俄罗斯早期遗址中所占的比重在 25%—60%。^④ 学者们认为这些银币很有可能就是拉唐人带过来的。^⑤

奴隶是拉唐人从欧洲销往东方的重要商品。事实上,犹太人在中世纪的奴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规模大,流动范围广,奴隶贸易还是他们在伊斯兰世界最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之一。^⑥ 有学者认为,奴隶贸易蕴藏的丰厚利润也是刺激拉唐人开辟第四条路线的重要因素之一。犹太人抓住法兰克王国领土扩张的时机,积极东进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奴隶,因为西欧地区已经基督化,而基督教义不允许以基督徒为奴,但允许奴役异教徒,所以犹太人将目光转移至尚属异教领域的东欧,而且这些奴隶属于白奴,与非洲的黑奴并不相同。他们将这些奴隶带到可萨汗国首都伊提尔,在此缴纳赋税。伊提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奴隶贸易市场。可萨汗国在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奴隶贸易中也确实占有重要地位。《世界境域志》曾赞美可萨汗国:“这是一个

①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46. 公元 14 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达曾记载在中国的杭州城内也有“犹太门”,宋立宏认为这里“犹太门”并非指城门,而是穆斯林对犹太社区的别称。参见宋立宏:《蓝帽回回与犹太人》,《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52-156 页。由于巴尔黑处于伊斯兰教的区域,那么城中的“犹太门”可能也指代犹太社区,但不管具体指城门还是犹太社区,都证明城中的犹太人数量不少。

②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48.

③ [阿拉伯]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序言第 25 页。

④ Thomas S. Noonan. “Why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p.423.

⑤ Boris Zhivkov(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2015, p.149.

⑥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90.

美丽而繁荣的国家，盛产牛羊，并输出无数的奴隶。”^① 作者还特意提到运往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大多从此地运出。^②

拉唐人在返回途中携带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香料等东方物产。可萨汗国境内的丝绸交易市场^③应该与可萨人的丝绸贸易有关。他们所贩卖的香料有麝香、沉香、樟脑、肉桂、明矾、香脂、桂皮、丁香、熏香、五倍子、胡椒、藏红花等。^④ 由此可见，香料也是拉唐人在东方重要的采购对象，经过可萨汗国返回的拉唐人亦然。这是由当时的交通条件以及欧洲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草原之路上除了可萨汗国境内的江河湖海较多，其他部分主要是陆路，运输难度大且成本高，香料与其他商品不同，其体积较小，质量较轻，方便携带。此外，加洛琳王朝时期，欧洲社会的香料非常缺乏，一般被视为珍贵的礼品，就连当时皇家钦命特使以及主教们的饮食中也难得使用香味调料。^⑤ 因此，香料在欧洲很受欢迎，价格昂贵，利润丰厚，当时欧洲消费的香料主要是由拉唐人传入的，他们也确实从中攫取了高额利润。^⑥ 因此，拉唐人到达印度、中国以后，在当地满目琳琅的商品中，香料是他们的不二之选。由于可萨汗国是拉唐人前往中国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可萨汗国显然为促进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交往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 中国商人

公元 8 世纪中期，中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形势客观上增强了大唐与可萨汗国的联系。当时，大唐、大食、吐蕃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元 751 年怛罗斯之战以前，吐蕃在军事上的影响力较弱，大食与大唐是中亚地区主要的统治力量^⑦与竞争对手，双方的角逐在怛罗斯会战中达到高潮。

据中国学者蔡鸿生先生统计，中亚的花拉子模在唐天宝年间曾三次向大唐入贡，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公元 751 年。^⑧ 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认为花拉子模

①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78.

② 佚名：《世界境域志》，第 198 页。

③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 22 页。

④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67.

⑤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第 176 页。

⑥ 图尔市的格里高利曾控诉道：犹太人和当地主教相勾结，在图尔市出售的香料价格过高。参见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168.

⑦ [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付建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7-98 页。

⑧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52 页。

与可萨汗国曾在 751 年前后联合起来，建立阿弗里帝国。^① 因此，这次入贡大唐的应是可萨人与花拉子模的联合体，他们此时入唐用意很深。可萨人在南高加索的扩张因阿拉伯人的阻击受挫后，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新一轮的扩张。公元 750 年，倭马亚王朝在阿拔斯人、什叶派、呼罗珊人的共同打击下灭亡，而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又使新上台的阿拔斯王朝中疲于奔命，政局的动荡给可萨人提供了扩张的契机，他们遂在东部对阿拉伯人进行反击，并将目光转向大食在中亚的对手——大唐，那么他们此次遣使大唐可能为了获取支持，以便在对抗阿拉伯帝国的斗争中获得强有力的外援。^②而且可萨人联合大唐的愿望相当强烈，他们在公元 753 年、755 年、公元 762 年又三度遣使唐朝，随后则不见于史料，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大唐驻守边疆的军队被调往内地平叛，在中亚的影响力迅速减弱，自然难以成为可萨人联合的对象；第二，怛罗斯之战过后，吐蕃取代大唐成为大食在中亚新的军事劲敌，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大食于是努力修复与大唐的关系。^③ 中亚国际形势的这种剧烈变化使可萨汗国丧失了联合大唐的必要，因此可萨人与大唐的政治交往尽管一度频繁，但影响力并不大。

虽然国际形势造成可萨汗国的大唐政治交往有限，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相当的规模，而且对可萨汗国影响深刻，古代穆斯林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都为此提供了证据。10 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纳迪姆(Ibn Nadim)曾指出：“可萨人懂得中国话，他们的宫廷都奉行中国宫廷的礼仪”。^④ 当时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甚至称可萨人和里海以北其他民族为“中国人”，^⑤ 这暗示了可萨人和中国人诸多的相似之处，中国文化对可萨上层和普通民众的影响较大，这与双方的文化往来与经济交流是密不可分的。考古学家在别尔格罗德州和奔萨州的墓葬里都发现了唐代的镜子，前者的年代为 8—9 世纪；伏尔加河中游发掘

① 林英：《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19-20 页。[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220 页。

② 林英：《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③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28 页。

④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年，第 489 页。

⑤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66, p.43.

的一件可萨艺术品上更有中国龙形的图案。^① 在伏尔加格勒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枚 10 世纪的中国铜钱^②；此外在阿兰地区的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里还发现了 8—9 世纪的汉语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③，汉语文书主要包括用黄色纸张书写的文学手稿、在玫瑰色纸张上用草书写成的收支清单，^④ 其中现存的一张清单上只剩下残缺的三行字迹：

100 块硬币；第十个月份第四日出售……。^⑤

这些汉文文书证明中国商人确实前往可萨汗国从事商品交易，中国的文化元素渗入可萨汗国，它作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其影响辐射范围已经远至大唐。

六 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

早在可萨汗国建立以前，粟特人与花拉子模商人就通过北高加索与拜占庭保持密切的联系，^⑥ 他们应该是在西突厥的庇护下进行的。可萨人独立以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仍在进行。从 8 世纪开始，花拉子模被纳入粟特人的商业圈^⑦，此时花拉子模与可萨汗国领土接壤，政治联系密切，而且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过程中，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尽管受到打击，却仍在中亚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粟特人可能也参与到了可萨汗国的贸易之中。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相应的佐证，在顿河河口地区就曾发现了 8 世纪的粟特水罐。公元 9 世纪，中亚与可萨汗国经济往来频繁，在顿河附近的萨克尔要塞中发现了产自撒马尔罕的纸张，这可能是粟特人或花拉子模人贸易的结果。

公元 7 至 9 世纪，北高加索成为拜占庭丝绸贸易的重要通道，这也是它与可萨汗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拜占庭所产的丝绸通过北高加索到达中亚的布哈拉等地乃至中国的敦煌，当地的粟特人仿照其风格也生产丝绸比并将其返销高加索，拜占庭其它手工业品在粟特地区也有发掘，这证明当时粟特人仍是草原之路上的重要商旅。

①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61.

②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78.

③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89 页。

④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78.

⑤ 由于笔者目前无法见到这张清单，因此只能翻译国外学者对清单的描述。Thomas S. Noonan, "When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84, p.257.

⑥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2-163 页。

⑦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第 167 页。

第三节 可萨汗国与欧亚贸易网络

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可萨汗国并不是唯一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商业枢纽的国家，像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安息王朝、萨珊波斯、拜占庭帝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锡兰、印度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地，但由于更特殊的地理因素、时代背景以及犹太因素的融入，可萨汗国贸易中转的角色更加突出。它控制的北高加索地区既是东西贸易的必经之地，还是连接南方农耕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枢纽。可萨汗国显然是一个“十”字形的商业枢纽，可以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扩张贸易。尽管萨珊波斯时代，南北高加索之间的贸易就已经存在，但是其规模并不如东西贸易。公元7世纪崛起的伊斯兰世界对北方皮毛十分钟爱，北方的罗斯商人通过可萨汗国与南方的穆斯林展开了大规模的皮毛贸易，出土的大批阿拔斯王朝银币证明此时南北方向的贸易规模和范围比萨珊波斯时代有了巨大的发展，与东西贸易并驾齐驱。

各种外来商旅以可萨汗国为中介的贸易活动是汗国维持商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他们的作用还是有所差别。罗斯人和穆斯林主导南北贸易，拉唐犹太人、中国人、花刺子模人、粟特人从事东西贸易。南北与东西贸易在可萨汗国交汇，形成了以可萨汗国为中心的、覆盖欧亚大陆的商业贸易网，但这显然是一个由外来商旅所维持的贸易网络，它的运作方式是各种商旅从四周向可萨汗国这个中心聚集。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犹太商人为代表的可萨国内商人则以汗国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扩张贸易，分别到达中国、西欧、呼罗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而构建了以可萨汗国为基地的商业网络，这是一个由国内商人建立的贸易网络，其运行方式是以可萨汗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当然，不管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向内，犹太商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中世纪的犹太人尽管散居各处，但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在开展远程贸易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犹太人在许多商业据点都设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建立了“一张排除异己、自成一体的商业贸易网”。^① 犹太商人凭借自己的贸易圈，在国际贸易领域游刃有余，这显然促进了以可萨汗国为中心之商贸网络的形成。

^① 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第四章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贸易地位的下降与衰亡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上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逆转

如上所述，可萨汗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促进了欧亚大陆各民族、各区域之间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这种特殊的商业地位是各种因素共同缔造的结果，错综复杂的条件相互交织一方面造就了它在草原之路上显赫的贸易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商业地位的脆弱性，任何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会损害其商贸地位的根基。历史证明，9 世纪后期丝绸之路上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最终使该国的商业优势丧失殆尽。

一 佩切涅格人的迁徙

公元 8 世纪中期，回纥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当地的乌古斯人被强行驱逐。后者逐渐迁移到咸海附近的草原地带，这一变动引发的民族迁徙打破了欧亚内陆原有的政治格局，一场新的势力整合正在酝酿之中。乌古斯人在咸海一带落脚后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向西迁移，逐渐控制了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袤草原，这里是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世代生活的区域，控制着花拉子模与可萨汗国和伏尔加保加利亚国的贸易交通线，佩切涅格人从频繁的国际贸易中获利甚丰，“他们非常富有，拥有大批的马匹、绵羊和金银器具，还有很多武器和银腰带”^①，故而成为周围邻居垂涎的对象。有学者认为，乌古斯人正是觊觎佩切涅格人对商路的控制而与之展开激烈的争夺。^②

公元 9 世纪后期，佩切涅格人在乌古斯人和可萨人的夹击下战败，一部分人留在原地^③，另一批人在公元 880 年左右迁往顿河——第聂伯河流域。^④ 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却对可萨汗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首先，顿河——第聂伯河流域是可萨汗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手工业中心，而且可萨人“与游牧的佩切涅格人周期性的战斗削弱了他们的

^① 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p.152.

^②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89 页。

^③ 在乌古斯人的统治下，这些留下来的佩切涅格人生活条件下降，十分贫困。参见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p.42.

^④ Boris Zhivkov(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2015, p.128.

城市”。^① 故而有理由相信丧失这一地区削弱了可萨汗国的经济实力，尽管古代史料对此没有提及；其次，顿河——第聂伯河流域是罗斯人前往黑海及可萨汗国的重要通道，但由于佩切涅格人与罗斯人关系紧张，他们的到来使罗斯人沿第聂伯河的贸易路线变得异常危险。^② “10 世纪初期罗斯商人经过第聂伯河时要随时准备应付佩切涅格人的攻击。”^③ 这对罗斯人与南方穆斯林正常的经济交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罗斯商人是可萨汗国境内重要的商旅之一，所以佩切涅格人的迁移最终损害了可萨汗国的商业利益和贸易地位。俄国学者克柳切夫斯基就认为佩切涅格人割断了第聂伯河中游与黑海和里海市场之间的联系，当时流浪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黑保加尔人(Black Bulgars)也是罗斯人的劲敌，这说明可萨汗国当时已经无力保护罗斯商人了。^④

二 高加索——里海形势的恶化与原有商路的阻塞

就在佩切涅格人阻碍东欧商路之际，阿拔斯王朝政局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使罗斯商人的国际贸易进一步受阻。如上所述，里海与高加索是沟通东北欧和伊斯兰世界商贸往来的两条重要通道，二者一水一陆，互为补充，也是可萨汗国控制国际贸易的重要筹码，但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形势并不稳定。萨珊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大批遗民仍生活在里海南岸泰伯里斯坦的厄尔布斯山脉中，他们在高山峻岭的掩护下成功抵制了哈里发的权威。公元 840 年左右，塔希尔王朝(Tahirid Dynasty)国王阿卜杜拉·伊本·塔希尔(Abdallah ibn Tahir)在哈里发穆塔遂姆(Mu'tasim)的建议下出兵扫荡了泰伯里斯坦，该王朝早在公元 821 年建立不久便宣布独立于哈里发，因此泰伯里斯坦成为塔希尔朝的势力范围。然而，末代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塔希尔(Muhammad ibn Tahir)的叔父苏莱曼掌管泰伯里斯坦时飞扬跋扈，横征暴敛。^⑤ 公元 864 年，当地民众拥戴哈桑·伊本·宰德(Hasan ibn Zayd)发动起义，并在泰伯里斯坦建立了乌拉维扬王朝。与此同时，塔希尔王朝也在当地权贵耶古布的打击下覆灭。哈桑·伊本·宰德和耶古布为了争夺塔希尔王朝的疆土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火波及整个泰伯里斯坦以及商

① [美]查尔斯·金：《黑海史》，第 77 页。

② C. A. MacArtney, "The Petchenegs",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 1929, p.344.

③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95 页。

④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张蓉初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41 页。

⑤ [伊朗]阿巴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叶奔良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第 121 页。

业重镇戈尔甘，一直持续到 9 世纪末。^①

公元 900 年，萨曼王朝国王伊斯玛仪·萨曼尼(Ismail Samani)夺取了戈尔甘和泰伯里斯坦，但未能恢复里海南部的秩序。^② 两地在整个 10 世纪仍频频遭受军事打击。因此，里海南岸的整体局势在 9 世纪晚期以后走向恶化。此时的高加索局势也出现逆转，打耳班与希尔万相继宣布独立，它们经常联合起来袭击可萨汗国的属部山丹人(Shandan)和萨里尔人(Sarirs)。^③ 两地局势的恶化造成高加索—里海贸易路线在公元 10 世纪趋于瓦解。^④ 这不仅阻碍了当地与外界的经济交流^⑤，更损害了罗斯人和可萨汗国的商业利益。二者也都采取了应对措施，前者在和平贸易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改用武力手段在从里海沿岸攫取经济利益。

据史料记载，罗斯人曾在公元 864 年至 884 年间越过里海洗劫了里海沿岸的阿巴斯昆港，却惨败而归；由此可见，劫掠不仅使罗斯人承担巨大的风险，又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公元 909 年，16 艘罗斯船只再次出现在阿巴斯昆港，他们洗劫了港口的居民和附近的村庄，许多穆斯林被俘或被杀。罗斯人的行动得到了可萨国王的默许。^⑥ 可萨人也在公元 909 年^⑦联合萨比尔人和山丹人等出兵打耳班城。^⑧ 由此可以推测，罗斯人与可萨人有可能是在两条战线上相互配合，但事实证明双方的措施未能明显奏效。

首先，罗斯人数次入侵里海南岸，烧杀抢掠，触怒了可萨汗国穆斯林雇佣军，罗斯人因此遭到报复，损失惨重。^⑨ 依靠掠夺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其次，可萨汗国出兵打耳班的行径不但没有打通以往的贸易路线，反而引起阿拔斯王朝的强烈不满，两国关系再度恶化^⑩，造成“商路随之改道。”¹¹ 巴格达地区通

① [伊朗]阿波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第 123-127 页。

② Boris Zhivkov(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p.155.

③ Boris Zhivkov(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p.155.

④ Boris Zhivkov(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p.156.

⑤ 以里海地区为例。当地阿拔斯王朝的一部分，所生产的银币也曾通过里海与高加索大批输往东欧和北欧，9 世纪后期局势的动乱阻碍了当地的国际贸易以银币对外流通，当地铸造的银币重新出现在东欧则是在公元 960 年以后了。参见 Roman K. Kovalev, “The Production of Dirhams In The Coastal Caspian Sea Provinces Of Northern Iran In The Tenth-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And Their Circulation In The Northern Land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 2012, pp.133-134.

⑥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238.

⑦ 另一说是 912 年。

⑧ V. Minorshy, *A History of Sharvān and Darband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p.106.

⑨ 见下文

⑩ 两国关系的恶化也和公元 912 年可萨汗国唆使库德人(Khud)袭击里海南岸有关。参见：Harliana Halim, Kamaruzaman Yusoff, Aini Jasmin Ghazalli, “Relations Between Volga Bulgaria and Baghdad”,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Management* 7(1), 2013, p.25.

11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9 页。

往东南欧的商路彻底绕过了可萨汗国，而是通过中亚。^①

三 阿拔斯王朝内部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商路的转移

高加索——里海路线的阻塞，可萨——阿拔斯关系的恶化严重阻碍了原有商路的运行，而阿拔斯王朝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经济重心的变迁，即巴格达中央政府的衰弱以及中亚萨曼王朝的崛起则最终引起商路的转移，亦即新商路的开辟。公元 9 世纪后期，阿拔斯王朝的突厥近卫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经常干预朝政，甚至随意废立哈里发，政府内部派系复杂，相互倾轧，帝国政局一片混乱；经济方面，由于水利事业荒废，频繁的战争以及官员无休止的搜刮使伊拉克地区的经济在 9 世纪末和 10 世纪初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衰退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当时雄踞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努力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波斯湾转移至红海，伊拉克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打击，经济进一步萧条。^②

此时中亚的萨曼王朝却是另一番景象。公元 892 年，伊斯玛仪(Isma'il ibn Ahmad)开始统治萨曼王朝全境，并于次年得到巴格达哈里发的承认。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萨曼王朝国家政权独立，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为中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农业领域，萨曼王朝在绿洲周围修筑围墙，有效地抵御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保护了农业生产。在维护原有灌溉系统的基础上，兴修水利，扩大了耕地面积，从而形成了以河中地区和呼罗珊为中心的富饶农业区。^③与此同时，王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采矿业发达，在 9 至 10 世纪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④农业与采矿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萨曼王朝的纺织、食品加工、金属与玻璃制造等部门的产业规模巨大而且产品质量上乘，从而促进了国内区域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10 世纪前期是萨曼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稳定繁荣的经济体。^⑤一位生活在 10 世纪的伊斯兰地理学家曾对萨曼王朝大加赞赏：

尽管征税数额较低，国库存储不多，但在东方的土地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边界像它这样固若金汤，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盈，内政有序，资源丰富，食

① 路线的详细经过见下文。

②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97-98 页。

③ [塔吉克斯坦]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华涛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53-54 页。

④ [塔吉克斯坦]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第 53-54 页。

⑤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第 174 页。

物唾手可得，官员薪俸稳定。^①

公元 900 年，萨曼王朝战胜萨法尔王朝，吞并了呼罗珊地区，花拉子模也逐渐成为该王朝的领地，当地商人在萨曼王朝取胜后迅速归附伊斯玛仪，后者为了回报花拉子模商人，并考虑到贸易和税收的重要性以及到商人在国内的影响力，大力支持花拉子模与保加汗国之间的商业贸易。^② 花拉子模商人也知道罗斯商人通过可萨汗国从阿拔斯王朝获取银币的途径已经阻塞，而罗斯人对银币的需求依旧旺盛，故而建议伊斯玛仪铸造银币，伊斯玛仪又急于通过铸造银币来宣誓最高领导权，再加上萨曼王朝丰富的银矿资源^③，铸造银币一事水到渠成。罗斯人的贸易对象自然由阿拔斯王朝转向重要的萨曼王朝。

综上所述，9 世纪晚期以后佩切涅格人的民族迁徙、高加索——里海的动乱、可萨——阿拔斯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罗斯人和穆斯林通过可萨汗国进行交易的传统渠道受阻，但是双方仍有经济交流的需要，而此时阿拔斯王朝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尤其是萨曼王朝的崛起，最终引起罗斯人贸易对象的转变，新的商路随之诞生，可萨汗国原有的商贸地位难以维持。

第二节 可萨汗国商贸地位的下降

公元 9 世纪末至 10 世纪初，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改变了欧亚内陆原有贸易格局，东北欧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路线向东转移。一方面，穆斯林(包括花拉子模人)从巴格达及中亚出发前往保加汗国；另一方面，罗斯人向东也进入伏尔加保加汗国，双方在此展开贸易。^④ 其具体经过是：从巴格达出发、经过哈马丹(Hamadan)、赖伊、尼沙布尔(Nishapur)、萨拉赫斯(Sarakhs)、木鹿、阿穆勒(Amul)等城市，然后渡过阿姆河，到达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城，再由此启程，沿着阿姆河顺流而下，到达花拉子模中心城市柯提(Kath)、玉龙赤杰(Urgench)^⑤等地，再北渡里海，渡过乌拉尔河，然后沿着伏尔加河沿岸，进入伏尔加保加汗国，

①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43.

②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56.

③ 在泽拉善夫河上游、费尔干纳盆地、阿罕迦兰流域(Ahangaran)、戈尔甘(Jurjan)、帕尔万(Parwan)、潘吉希尔(Panjshir)等地都有大型的银矿。

④ Ahmad Nazmi,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 (9th-11th centuries)*, p.153. Michael Mitchiner, "Evidence for Viking-Islamic Trade Provided by Samanid Silver Coinage", *East and West*, Vol.37, No.1/4 (December 1987), p.143.

⑤ 又被称为“乌尔根奇”。

由此可踏上前往东欧的道路。这条路线出自阿拔斯王朝外交使节伊本·法德兰 (Ibn Fadlan) 于公元 921 年出使伏尔加保加利亚时的记载。^① 他看到罗斯商人和穆斯林在保加利亚展开频繁的贸易活动, 与其同行的还有一支 5000 人组成的大型商队, 共携带 3000 只牲畜。^② 同时代的马苏第也记载: “商队经常从呼罗珊和花拉子模出发, 前往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那里, 然后再返回。”

显然, 当时的商路绕过了可萨汗国, 丝绸之路中转站的桂冠落到保加利亚的头上, 后者成为草原之路上新的商业中心和东北欧——伊斯兰贸易的受益者。它处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的交汇处, 独特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众多的支流,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贸易网: “经伏尔加河到达可萨汗国、里海以及中东; 从伏尔加河上游可直通第聂伯河上游, 然后到达俄罗斯东北部和波罗的海沿岸; 经过伏尔加河的支流奥卡河直通顿河——顿涅茨河盆地以及第聂伯河中游; 由卡马河及支流可通往卡马——乌拉尔地区; 由陆路往东南可达花拉子模、中亚、中东。”^③ 因此, 保加利亚汗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并不亚于可萨汗国。它成为东欧——伊斯兰之间新的贸易中转站, 可萨汗国的商业地位下降。以往“东欧——可萨汗国——阿拔斯王朝”的商业模式转变成“东欧——伏尔加保加利亚——萨曼王朝”。“尽管保加利亚人也有农民和牧民, 但贸易才是国家主要的财富来源, 也成为国王权力的根基。”^④

古代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记载和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东北欧和伊斯兰世界经过保加利亚汗国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 商品种类繁多, 贸易规模巨大。穆卡达西 (al-Muqaddasī) 在他的记述中列举了他所见到的商品名单:

从花拉子模: 黑貂皮、松鼠皮、白貂、鼬鼠皮、狐狸、海狸、各色兔皮、山羊皮、蜂蜡、箭支、桦树皮、毛皮风帽、鱼胶、鱼齿、海狸香、琥珀、凯马克皮、蜂蜜、榛子、猎鹰、刀剑、甲冑、卡兰吉木、斯拉夫女奴、绵羊、牛。这些全部来自保加利亚人。^⑤

这些商品可分为奴隶、武器、皮毛、蜂蜜等各种生活用品, 虽然有些商品如榛子、凯马克皮的产地不明, 但穆卡达西记载的商品绝大多数并非保加利亚所产, 格尔迪奇曾说:

①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p.26-36.

②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37.

③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ā’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ī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58.

④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99.

⑤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p.108.

保加尔人的主要财富是白貂皮，他们没有自己的货币，用一块白貂皮换取 1.5 个第尔汗，这些白色圆形的银币来自伊斯兰地区。保加尔人再用这些银币支付罗斯人和斯拉夫人，后两者除了银币以外别无他求。^①

此外，据伊本·法德兰的记载，保加尔人还生产蜂蜜，他们的森林中有许多野生蜂巢。^② 其他史料也证明蜂蜜是他们的日常饮食，价格便宜。^③ 然而，蜂蜜并非保加尔人的特产，斯拉夫人、布尔塔斯人生活的地方也盛产蜂蜜。因此，穆卡达西列举大部分商品都是罗斯商人从东欧运到保加尔国境内的，然后再运到中亚等穆斯林世界，保加尔人主要是货物的中转商而非生产商。^④ 他们的国王向可萨人、罗斯人以及花拉子模人征收“什一税”，从中获取巨额收入，使保加尔成为富裕的贸易中转国。

公元 921 年出访保加尔国的伊本·法德兰(Ibn Fadlān)详细记载了罗斯商人在当地的贸易活动：

罗斯商人在伏尔加河沿岸港口登陆，以 10 人或 20 人为一组在保加尔汗国境内建造屋舍，他们到达以后便向神灵祈祷：‘神呐！我来自远方，带了很多女奴还有黑貂皮。’他们在清点完货物后继续祷告：‘我将要来向您献祭保佑我遇到一个携带很多第尔汗和第纳尔的商人，他将与我意见相合，买走我所有的货物。’如果货物出售太慢，他们会再次祈祷。^⑤

穆卡达西与伊本·法德兰的记载证明罗斯人在公元 10 世纪出售的商品与 9 世纪的差别不大，皮毛和奴隶仍是其贸易大宗，只是路线不同而已。这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一带盛产皮毛，另一方面也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的穆斯林对皮毛制品仍十分钟爱，萨曼王朝国王艾哈迈德(Ahmad ibn Ismā'il)在公元 913 年登基之际，就头戴他父亲伊斯玛仪的高顶毛皮礼帽。皮毛因备受推崇，价格不菲。据马苏第记载，一件布尔塔斯产的黑色狐狸皮价值 100 第纳尔甚至更多，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的国王都以身穿此类皮毛为荣，他们用这种黑色狐狸皮做长袍、帽子和大衣。^⑥ 由于皮毛贸易利润丰厚，保加尔人绝不满足仅对贩卖皮毛的外地商人征税，他们本身也是重要的皮毛贸易商。首先，伏

① A.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p.159.

②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57.

③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82.

④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69.

⑤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65.

⑥ [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196 页。

尔加与卡马河交界处本就盛产皮毛。该地居民早在公元 5 至 7 世纪就将毛皮、牛等出口到萨珊波斯，当地就出土了波斯的银币；^① 到了保加利亚国时代，狩猎是当地许多居民的主业或副业，每户居民都要向国王缴纳一张黑貂皮；^② 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发掘了许多铁制和骨制箭头，这些箭头特意被制成钝角，并不锋利，目的是为了在猎捕动物的同时不损害外层的毛皮。^③ 其次，保加利亚人前往北方部落，用滑雪板、衣物、盐等其他货物换取当地的黑貂皮、黑狐狸皮和上等的海狸皮。因此，保加利亚国是一个汇集各地皮毛的国际贸易市场。当然，此时可萨汗国也是一个皮毛贸易市场，但是规模远不如保加利亚国，后者的皮毛市场是 10 至 11 世纪时期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④

公元 10 世纪，欧洲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奴隶贸易依然兴旺，这从欧亚内陆各民族之间频繁战争便可窥知一二。当时保加利亚人、布尔塔斯人、可萨人、古兹人、佩切涅格人、斯拉夫人、罗斯人等经常相互攻伐，他们将对方的战俘当作奴隶出售。除了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和可萨人也是主要的奴隶贸易商，罗斯商人将斯拉夫奴隶和芬兰奴隶运往保加利亚国与可萨国，然后再运往中亚或者中东地区；保加利亚人经常袭击布尔塔斯人以及其他突厥部落以获取战俘奴隶；可萨人则入侵佩切涅格人、古兹人、布尔塔斯人，抓获俘虏出售为奴。^⑤ 这些民族之间战争频繁，显然与奴隶贸易丰厚的利润有关。

萨曼王朝非常重视奴隶尤其是突厥奴隶，为运送奴隶的船只颁发特别许可证，这源于当地特殊的经济与政治背景。萨曼王朝的采矿业非常发达，除了使用自由民，也役使大量的奴隶，他们是萨曼王朝的重要劳动力，库尼库特就出土了奴隶矿工的铁脚镣。^⑥ 此外，在中亚与巴格达之间从事奴隶贸易的商人向萨曼王朝缴纳的税款是政府的主要税源之一，足见奴隶贸易规模大、利润丰厚。更重要的是，精挑细选后的奴隶被送到政府开设的军事和行政学院接受培训，然后进入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他们往往比萨曼本土的文武官员更受信任，因为后者大多出身于本土的地主和商人，经常抵制政府增加税收和加强中央集权。

① Janet Martin, *Treasure of the Land of Darkness: The fur trad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medieval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

②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65.

③ Janet Martin, *Treasure of the Land of Darkness*, pp.6-7.

④ Florin Curta, "Markets in Tenth-Century al-Andalus and Volga Bulghāria: Contrasting Views of Trade in Muslim Europe", *Al-Masaq*, 2013, Vol. 25, No. 3, p.313.

⑤ A.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pp.109-217.

⑥ [塔吉克斯坦]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中亚文明史》，第 53-54 页。

① 由此可见，萨曼朝廷为了牵制当地的豪门大族而重用外族奴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有些突厥奴隶如萨布柯提金(Sabuktigin)甚至成了萨曼王朝的政治军事精英。^② 当然，商人们贩卖的女奴数量也很多，因为她们可以生育新的奴隶，与男奴相比，不易逃跑，更易看守。^③ 由于萨曼王朝的鼓励，中亚奴隶数量猛增，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公元985年，一个奴隶仅售20至30第尔汗。^④

除了奴隶与皮毛，东欧的蜂蜜、蜂蜡、海狸、武器等在穆斯林那里也深受欢迎。海狸具有双重用途，海狸皮是上等的皮毛，海狸香是珍贵药材，其药用价值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广为人知，希罗多德曾说海狸香可以治疗子宫疾病，普林尼则记载海狸香可以安神助眠，治疗烦躁、癫痫、眩晕、震颤、肌痉挛、消化不良、打嗝、中风和其他轻微病症。^⑤ 因此，海狸香在阿拉伯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使用量巨大。当时的穆斯林已经知道第聂伯河与伏尔加河中游盛产海狸，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证明公元10世纪俄罗斯北部曾经盛产海狸，俄罗斯别洛焦尔斯克市^⑥的库鲁提克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骸，其中海狸遗骨占到了93.5%，库鲁提克在10世纪是著名的海狸皮加工中心，和伏尔加保加利亚国的商业联系非常密切。当时俄罗斯北部有许多专门猎捕海狸的村庄，在几个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遗址中，海狸骨头所占的比例也很高。^⑦

蜂蜜作为甜品既可滋补又能入药，还能用来制作蜂蜜酒；蜂蜡用来照明，这两种产品在伊斯兰世界深受欢迎。10世纪的史料证明波斯、伊拉克、也门、呼罗珊、吉巴尔等地消费的糖都来自波斯胡齐斯坦省，泰伯里斯坦的戈尔甘(Jurjān)、伊朗南部的伊泽(Idhaj)、阿瓦士(Ahwāz)盛产甘蔗，但是这些糖远不能满足需求，故而需要进口大量的蜂蜜，但蜂蜜在俄罗斯地区遍地都是。与奴隶和皮毛不同的是，俄罗斯地区的蜂蜜和蜂蜡大多数是经过可萨汗国而非保加利亚汗国输往伊斯兰世界。

① Richard. N. Fry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0.

② 萨布柯提金的主人阿璞提金(Alptigin)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区拥有许多地产和财富，也是坐镇加兹尼的封疆大吏，他们二人在位时承认萨曼王朝的统治，但萨布柯提金的孙子马木德(Mahmud)掌权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加兹尼王朝。

③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180-181.

④ Richard. N. Fry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p.150.

⑤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175-176.

⑥ 别洛焦尔斯克位于沃洛格达州，在白湖(White Lake)南岸，伏尔加河上游支流舍克斯纳河(Sheksna)即发源于此。

⑦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176-177.

此外，俄罗斯地区的刀剑、盔甲也经过保加尔汗国传入包括中亚在内的伊斯兰地区。这是因为穆斯林生产的铁剑质量较差，需要从外地进口高质量的钢刀，9世纪以前主要从东非、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铁锭，然后交给本国的工匠炼制刀剑；9世纪以后，开始从波罗的海和俄罗斯直接进口钢刀。现代学者认为罗斯商人销售的刀剑绝大多数产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基辅地区在9世纪中期也已经生产刀剑。穆斯林还需要大量的盔甲来装备国内的重装骑兵，这也需要从俄罗斯地区进口，考古学家在100多个罗斯人定居点发现了盔甲，学者们认为他们出自罗斯人自己的作坊。^①罗斯人还将波罗的海的琥珀、东欧的木材、弓箭等经过从保加尔国移送至花拉子模、中亚及巴格达。

总之，伏尔加保加尔国在10世纪成为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将波罗的海、今俄罗斯地区、中亚、中东的贸易连成一片，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与古代史料认为，此时的贸易规模要远远大于9世纪。伊本·法德兰出访保加尔国时会发现：

罗斯女人会佩戴金质或银质项圈，这是因为当一个罗斯商人拥有1万第尔汗时，他就会为妻子铸造一个银项圈；如果有2万第尔汗，就为妻子铸造两个；每挣到1万第尔汗，他的妻子就会有一新项圈，而他的妻子拥有多个项圈也是稀松平常之事。^②

这说明曾有大量的第尔汗流入罗斯商人的手中，同时代的马苏第也说：“俄罗斯人在他们的国家中有一个银行，可以和呼罗珊班吉尔山脉中存在地银矿相媲美。”^③考古发现证明马苏第和伊本·法德兰所言不虚。公元1810年，沃尔霍夫河注在拉多加湖的入口处出土了大约3.9万第尔汗；1802年，大卢基境内的洛瓦季河沿岸又出土了大约3.8万第尔汗；1839年，梁赞州也出现了大型的银币窖藏点，据估计其第尔汗的数量在2.8万至3万第尔汗；1868年，奥卡河附近遗址中又发掘了1.6万—1.8万第尔汗；1973年，维特博斯克州也出土了约1.5万第尔汗。据学者估计，公元10世纪经过伏尔加保加尔国流入北欧地区的萨曼银币大约有1.25亿枚，“保加尔国成为中亚萨曼王朝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银桥”。^④另一方面，这些银币在萨曼王朝统治的中亚地区却少有发掘，证明绝大多数银币被铸成以后便即刻被运往花拉子模和保加尔地区^⑤，足见当地

①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 187.

②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 63.

③ [古达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197页。

④ Florin Curta, "Markets in Tenth-Century al-Andalus and Volga Bulghāria: Contrasting Views of Trade in Muslim Europe", *Al-Masaq*, 2013, Vol. 25, No. 3, p. 313.

⑤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的国际贸易之繁荣。据纳尔沙希和胡尔达兹比赫记载,当时萨曼王朝境内有唉吐里夫币、穆罕默德币、穆塞义宾币以及纯银币等四种第尔汗,只有纯银的第尔汗用作国际贸易,其他三种用于区域性的经济活动。^① 萨曼王朝的银币流入北欧以后,“被当地的维京人当作货币使用”。^② 除了银币以外,萨曼朝的金属奢侈品流入欧洲地区。这证明 10 世纪以后,东欧和北欧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以往的阿拔斯王朝转变成萨曼王朝。穆斯林的地理学家并没有记载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巨变,但出土银币的年代与产地特征为此提供了实证。

19 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古钱币,包括拜占庭金币、萨珊波斯银币、倭马亚王朝银币、阿拔斯王朝银币以及西班牙穆斯林政权发行的银币等。上述两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9 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地层中,阿拔斯银币所占比重基本都在 90%以上;但是 875 年至 900 年之间发行的阿拔斯银币基本没有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流通,两地出土的大多都是以往发行的银币。^③ 这表明当时阿拔斯王朝与东欧地区的贸易已经受阻。在 10 世纪初期的地层中,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都出现了萨曼王朝的银币,但阿拔斯银币仍占有一定的比例,萨曼银币在各个遗址中所占的比重相差很大:俄罗斯地区的差额是 10.5%~76.4%,而波罗的海沿岸遗址的差额是 7.6%~87.5%。然而,公元 910 年以后的遗址中,俄罗斯境内萨曼银币的比重基本都在 90%以上,波罗的海沿岸则是 85%~97%,萨曼银币显然占据主导地位,阿拔斯银币的比例急剧下降。尽管在俄罗斯境内发掘的银币总量是波罗的海(如瑞典地区)的三倍,但萨曼银币在两地所占比重却几乎相等;波罗的海东南岸、德国、波兰、丹麦等地 10 世纪的遗址中,萨曼银币的比重也在 69%~94%之间。^④ 学者们根据东北欧出土的银币数量,估计 10 世纪的贸易量大概是 9 世纪的 2 至 3 倍。^⑤ 大量银币输往欧洲对当地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⑥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211.

①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第 127 页。

② Melanie Michailidis, “Samanid Silver and Trade along the Fur Route”, *Medieval Encounters* 18, 2012, pp.315-318.

③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ī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52.

④ Thomas S. Noonan,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ī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p.201-203.

⑤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第 193 页。

⑥ Roman K. Kovalev, Alexis C. Kaelin, “Circulation of Arab Silver in Medieval Afro-Euras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History Compass* 5, 2007, p.10.

由此可见，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利益更大，远远超过昔日的可萨汗国，它最初只是可萨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商业活动的补充与陪衬^①，此刻已经成为可萨汗国的对手，并最终取代了后者的地位。当然，可萨汗国境内的国际贸易并没有完全消失，部分穆斯林仍以伊提尔为通道，但目的是为了前往保加尔国完成交易。

第三节 国际关系的恶化及可萨汗国的灭亡

商路的转移使可萨汗国的收入锐减，从而导致可萨国王无力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家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原本忌憚可萨汗国武力的部落或政权一改往日臣服和隐忍的态度，纷纷向可萨汗国提出挑战。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国际形势也进一步压缩了可萨人的生存空间，可萨汗国从拜占庭的重要盟友变成对手。

阿拉伯人从公元 7 世纪中期崛起以后，在小亚细亚地区频频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并数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由于可萨汗国占据着北高加索，阻止了阿拉伯人向顿河、第聂伯河以及多瑙河下游渗透，几乎守护着拜占庭的腹地，因此维护与可萨人的联盟成为帝国政策的指导原则，这项政策持续 2 个世纪之久。^② 公元 833 年，可萨国王派人前往拜占庭，请求皇帝狄奥多拉在顿河上修筑一座要塞，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Magyars)等蛮族的骚扰；狄奥多拉因常年与阿拉伯人作战，不愿高加索再出现动乱，于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派皮特罗纳斯(Petronas)在帝国海军的陪护下于顿河下游右岸修筑了萨克尔要塞。^③ 公元 860 年，圣西里尔出使可萨汗国不仅肩负着宗教使命，更承担了外交重任，拜占庭意在联合可萨人共同对抗活动在第聂伯河流域的维京人，他们在当年袭击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前曾将可萨人逐出基辅城。^④ 拜占庭决定借可萨人之力防止

^① James Graham-Campbell and Gareth Williams, ed., *Sliver Economy in the Viking Age*,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7, p. 138.

^②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72.

^③ 狄奥多拉加强了也加强了在克尔松的统治和防御，使克尔松与萨克尔形成一条抵御北方草原民族的防线，共同的敌人加强了拜占庭与可萨汗国的关系。参见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175-176.

^④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77.

维京人进攻里海沿岸地区，^① 这里对拜占庭与可萨汗国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可萨可汗在当年写给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Michael III)的信中写道：

我们是贵国的朋友和盟友，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随时准备在您需要的时候为您服务。^②

然而，公元 9 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帝国内部的动乱明显削减了自身实力，基本停止了对拜占庭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双方关系出现缓和，外交往来频繁，互相交换战俘，两国的实力对比接近均势的状态。^③ 如此以来，可萨人对拜占庭的战略价值已经明显折扣。阿拉伯人的式微也意味着它对可萨人的威胁明显减弱。失去了阿拉伯帝国在南高加索的制约，可萨人在南俄草原地区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加强。在此情况下，可萨人占领黑海北岸对拜占庭的意义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战略伙伴变成潜在的战略对手。因此，拜占庭急于在黑海北部沿岸地区重新塑造新的均势，可萨汗国与拜占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冲突随之凸显，双方的关系在 9 世纪晚期走向恶化，至 10 世纪已毫无回旋的余地。

谢克特文献记载了两国自 9 世纪末至 10 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冲突。可萨国王本杰明(Benjamin)在位期间(880-900)，拜占庭联合布尔塔斯人、乌古斯人、保加尔人、佩切涅格人，袭击可萨汗国。阿兰人此次帮助可萨汗国击退了拜占庭盟军。可萨国王亚伦(Aaron)统治时代(900-920)，拜占庭改变策略，贿赂阿兰人袭击可萨人。亚伦针锋相对，雇佣乌古斯人击退了阿兰人，俘获阿兰国王，双方通过联姻重新建立联盟关系。约瑟夫统治时期(920-960)，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曾迫害国内的犹太人，约瑟夫就报复国内的基督徒以示惩戒。罗曼努斯还贿赂罗斯大公奥列格(Oleg)进攻可萨城市塔马塔克哈，当地总督以退为进，率军撤出该城并袭击拜占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城镇与乡村，并围攻克尔松，90 支拜占庭军队悉数被歼。可萨军队又击败奥列格，迫使他进攻君士坦丁堡。^④ 奥列格在公元 941 年左右被拜占庭击败。^⑤ 谢克特文献的内容在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帝国行政论》中得到验证，本书证明可萨汗国与拜占庭的关系在公元 900 年左右已经恶化，直到公元 950 年也没任何改善。^⑥

① Dan D.Y. Shapira, "Notes on early Jewish history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5, 2006-2007, p.135.

②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177.

③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pp.133-137.

④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p.119.

⑤ Kevin Alan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p.151.

⑥ James Howard-Johnston, "Byzantine Sources of Khazar History", in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p.183.

君士坦丁七世在书中丝毫没有提及拜占庭与可萨人之间的友谊或联盟等特殊关系，而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可萨人的鄙视与愤恨，他首次提及可萨人便是讨论与之作战的方法，认为乌古兹人、阿兰人和黑保加尔人可以担此重任，并且非常重视阿兰人的作用：

阿兰人与可萨人的九个区域相邻。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对可萨人造成巨大破坏与饥荒。……如果可萨人不打算维持与(拜占庭)皇帝的友谊与和平，阿兰人可以对其造成沉重的打击。……如果阿兰首领积极行动并抑制可萨人，克尔松地区就可以享有和平。(由于)可萨人担心阿兰人的袭击，便不能任意进攻克尔松，因为他们没有强大到可以两线作战，故而被迫与(拜占庭)皇帝保持和平。^①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七世极力反对与北方蛮族的通婚，对利奥三世(Leo III)与可萨的联姻颇为不满：

利奥通过联姻与可汗结盟，让可汗的女儿就嫁给太子，这是罗马人以及他本人的奇耻大辱，因为他漠视并破坏了祖先的禁令。他甚至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而是异端分子和圣像破坏者。他的举动缺乏虔诚，法理不容。……在教规禁止和教会视为违反基督旨意的情况下，怎能容许基督徒通过联姻与异教徒结盟。^②

这表明两国关系已经彻底逆转，尽管拜占庭多次纠集重兵入侵可萨汗国，但后者在 10 世纪对拜占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③ 证明可萨汗国对拜占庭仍占有一定的优势。

就在拜占庭纠集周边民族对可萨汗国用兵的时候，基辅罗斯作为一支强势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公元 880 年以后，罗斯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并逐步统一了可萨汗国北部的斯拉夫部落。^④ 此地盛产皮毛，这是可萨汗国在此扩张的主要原因。^⑤ 第聂伯河中游和奥卡河上游的东斯拉夫人每家向可萨国王上缴一张松鼠皮，而基辅地区的斯拉夫人要上缴刀剑；^⑥ 因此，失去对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y. Moravcsik, tr.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 D. C: The Dun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67, p.65.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p.67.

③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237.

④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112 页。

⑤ Jonathan Shepard,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p.126.

⑥ Samuel Hazzard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53, pp.58-59.

斯拉夫人的控制权意味着可萨汗国丧失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罗斯人在基辅一带的统治稳定以后向东扩张。上文提到，罗斯人曾穿过里海洗劫泰伯里斯坦的穆斯林，有学者认为罗斯人此举是为了夺取可萨人手中伏尔加——里海航道的控制权，只是碍于可萨汗国的势力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打着商业的旗号派出小型的舰队。^①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罗斯人出兵里海的经济动因，因此其合理性值得肯定。然而，当时罗斯人利益受损的原因是里海南岸的动乱，并非是由于可萨人的蓄意阻挠，况且里海动乱、商路阻塞也损害了可萨人的收益，二者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挽回商业利益，而不是争夺对伏尔加——里海航道的控制权，故而可萨国王对罗斯人的行动采取默许的态度。双方尽管存在竞争的趋势，但此刻主要是合作关系。

公元 913 年，罗斯人率 500 艘军舰从刻赤海峡出发，进入伏尔加河。他们以分享战利品为条件，得到可萨国王的允许，穿越里海，洗劫了里海沿岸的德拉姆、泰伯里斯坦、戈尔甘以及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罗斯人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掠夺女子和儿童，发动大屠杀性的袭击，到处制造废墟和火灾”，^② 给当地的穆斯林造成巨大灾难，他们在携带丰富的战利品返回时兑现承诺，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可萨国王。但是他们屠杀穆斯林的行径引起可萨汗国穆斯林雇佣军的强烈不满，后者决定实施报复，可萨国王无法阻止他们的行动，结果 3 万罗斯人被杀，剩余的 5 千人在北逃时被布尔塔斯人和保加尔人联军歼灭。公元 922 年，罗斯人再度入侵里海沿岸，结果同样遭到伊提尔城内穆斯林的报复性袭击。^③ 此次却得到了可汗的默许，这最终导致可萨汗国与罗斯人关系的恶化。^④ 双方由合作转变为对抗。从此以后，可萨汗国对罗斯人关闭了河道，这应该是出于国内穆斯林的压力以及对罗斯人扩张野心的防范，但公元 943 年，罗斯人又一次对里海沿岸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他们占领了阿塞拜疆的白达，并在此盘踞一年之久。^⑤ 这说明可萨人没有成功阻止罗斯人南进，罗斯人也没有放弃夺取伏尔加——里海航道的目标，双方的争夺仍在持续。

然而，可萨人此时再也不能像当初对抗阿拉伯人那样纠集重兵抵御罗斯人的进攻。他们所倚重的马扎尔人早已经叛离；可萨汗国的压榨引起伏尔加保加

① 桂宝丽：《可萨突厥》，第 113 页。

② [古代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第 200 页。

③ Denis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8.

④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110.

⑤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p.239-240.

尔国的强烈不满，^① 后者在公元 922 年伊本·法德兰到访以后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与巴格达建立了友好关系。^②

早在 921 年保加爾國王遣使巴格達時就向哈里發穆克塔迪爾(al-Muqtadir)提出五項請求^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他決心皈依伊斯蘭教，請哈里發提供宗教支援；第二、希望哈里發幫助他修築一座要塞以抵禦可薩人的襲擊；^④這說明保加爾人此時已經決心擺脫可薩汗國的束縛，更重要的是，隨著 10 世紀以後商路的轉移，保加爾國從中轉貿易中收取巨額賦稅，經濟實力大增，更激發了其擺脫可薩汗國控制的願望。^⑤ 伊本·法德蘭訪問時，保加爾國仍是可薩國的附屬，但考古發掘銀幣上的銘文證明保加爾國在 10 世紀中期已經擺脫了對可薩汗國的臣屬地位。^⑥ 故而不會向可薩人提供援助。伏爾加保加爾人的情況可能適用於許多臣服可薩人的部落。據伊本·法德蘭講：可薩國王有 25 個妻子，她們都是附近王國的公主，有的是出於自願，有的是被迫成婚的。故而可以推斷，可薩人對附屬部落統治政策的失誤使其難以獲得有效的支援。

公元 965 年，可薩人南部的阿蘭人被羅斯人收歸麾下，北方的薩克爾要塞也成為羅斯人的囊中之物。它與西邊的拜占庭已經交惡，西北部的斯拉夫人已成為羅斯人的附庸，東北部的伏爾加保加爾人也擺脫了往日的從屬地位，可薩汗國陷入眾叛親離的境地。公元 965 年，基輔羅斯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率軍攻陷了可薩首都伊提爾^⑦，可薩汗國名存實亡。與此同時，東部的烏古斯人趁機發

① 保加爾國王曾向伊本·法德蘭抱怨：“伏爾加保加爾國每戶人家都需要向可薩汗國繳納一張黑貂皮。保加爾國的太子必須前往可薩汗國做人質。可薩國王聽說保加爾國公主美貌如花，便前去提親，但遭到拒絕。儘管公主是穆斯林，可薩國王是猶太教徒，但可薩國王還是派軍隊前去，強娶了公主。當公主在宮廷去世後，可薩國王便要求迎娶公主的妹妹，保加爾國王為了避免她遭受同樣的厄運，便立即將她許配給他的下屬。”參見 Richard N. Frye,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p.61-62.

② Harliana Halim, Kamaruzaman Yusoff, Aini Jasmin Ghazalli, “Relations Between Volga Bulgaria and Baghda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7(1), 2013, p.25.

③ 第一、希望哈里發在信仰上點化他；第二、請求哈里發派人教授他伊斯蘭教法；第三、希望哈里發派人幫他建立一座清真寺；第四、請求哈里發為他建立一座宣禮塔，以方便向國人展示權威；第五、希望哈里發幫助他修建一座要塞，以抵禦可薩人的進攻。

④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保加爾國王要求建立要塞的目的不是專門防禦可薩人而是保護商路，促使國王皈依伊斯蘭教的並不是政治而是經濟因素，即保加爾國王不是為了尋求獨立，而是考慮到本國與花剌子模、薩曼王朝密切的經濟聯繫才皈依伊斯蘭教。參見：Gerald Mako,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Volga Bulgars: A Question Reconsidered”,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8, 2011, pp.199-223.

⑤ Thomas S. Noonan. “The Tenth-Century Trade of Volga Bulghāria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62.

⑥ 保加爾國早期鑄造的銀幣上刻有“al-Amīr Yaltawār”的字樣，皮特·高勒頓認為“Yaltawār”指的是“臣屬於部落聯盟的首領”，這說明當時保加爾國仍是可薩汗國的附屬國，而保加爾國在公元 950 年鑄造的銀幣上所刻的是其國王之名，這說明他此時已成為獨立的統治者，而非可薩汗國的藩王。參見 Thomas S. Noonan, “The Tenth-Century Trade of Volga Bulghāria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p.163.

⑦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p.87.

起攻击，迫使可萨人最终退往塔曼半岛，但是基辅罗斯和拜占庭担心可萨汗国东山再起，在公元 1016 年联合出兵扫荡了可萨人在塔曼半岛的残存势力。曾经驰骋南俄草原的可萨汗国最终成为历史的记忆，欧亚草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与实力整合。

第四节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和贡献

可萨汗国在丝绸之路上持续近 300 年的历史中，疆域辽阔、实力出众、经济繁荣，这使欧亚大陆的众多游牧部落以及定居农业大国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长期称里海为“Bahr al-Khazar”，它在同时代的唐王朝中留下了印记，杜环就曾在《经行记》中提到了“可萨突厥”。可萨汗国在基辅罗斯和拜占庭的联合打击下灭亡，但其影响力并未因此烟消云散，地中海的水手们驶向克里米亚半岛时，仍将目的地称为“可萨里亚”(Gazaria)。^①

可萨汗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对当时欧亚大陆的经济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它作为东西方之间的商业枢纽，促进了欧洲与印度、中国等地的商业贸易，使草原丝绸之路继承了以往的历史角色，成为东西贸易的桥梁，与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映成辉。安史之乱以后，绿洲之路东段受阻，草原之路以及可萨汗国在东西交流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可萨汗国占据的北高加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它所缔造的“可萨和平时代”为东北欧和南方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开辟了道路，罗斯人与穆斯林展开了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出土的成千上万的银币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萨汗国时代，南北高加索的贸易规模显然比萨珊波斯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东西纵横、南北交错的“十”字路口的地位使其将欧亚大陆的贸易连成一片，也将草原之路推向新的繁荣。

当然，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使其能够与犹太人相辅相成，共同缔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佳话。一方面，可萨汗国的国际商业离不开犹太人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商业才能和外交技能。可萨汗国与西面的保加利亚国不睦，犹太人却可以超脱这层阻碍，在草原之路的西段游刃有余。此外，可萨汗国所处的草原之路只是拉唐犹太人的商业路线之一，后者所经营的横贯东西的四条商路并非彼此孤立，他们将可萨汗国纳入了自身经营的国际贸易当中，对可萨汗国的繁荣作出了贡

^① [美]查尔斯·金：《黑海史》，第 77 页。

献。另一方面，可萨汗国是犹太人的政治宗教避难所，更是其强大的商业后盾，保护犹太人在丝绸之路的商贸据点，使犹太人立足西方的法兰克以后，能够顺利地向东扩张商业贸易，从而扩大了犹太人的贸易范围，提高了他们在沟通欧洲与中国的商贸往来方面的作用。从各个角度来说，可萨汗国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交往做出了杰出而独特的历史贡献。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以色列给予积极的响应，随着两国红海铁路协议的签订，中以建立自贸区写进 2015 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以方加入亚投行，两个古老民族的交往迈上新台阶。在这种情况下，可萨汗国对促进中犹两个民族交往的贡献尤其值得肯定。

结语

可萨人原系游牧民族出身，极度好战又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但他们通过军事征服所占领的并非是蛮荒之地，而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北高加索地区，并连同两侧的黑海与里海一起纳入势力范围。在军事扩张受挫后，可萨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紧紧抓住草原丝绸之路畅通的宝贵机遇，实行商业立国的政策，吸引各地区和国家的商人前来经商，首都伊提尔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可萨汗国最终因贸易而致富，凭借巨额的关税收入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在北高加索的地位，与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分庭抗礼；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减少了它对邻国的依赖；可萨统治阶层将犹太教作为国教，保证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并实施灵活的外交政策，不屈从于哈里发，也不臣服于拜占庭皇帝，一边与前者的总督联姻，一边与后者结盟，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状态。因此，可萨汗国最终在经济、军事、宗教、外交领域与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维持近 300 年的三足鼎立之势，它对两大帝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帮助拜占庭延续国运，并抵制了阿拉伯人在北高加索的扩张，北高加索地区最终没有成为伊斯兰教世界。

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贯穿可萨国运兴衰的主线。他们早期控制了重要的贸易通道；中期因发展国际贸易而致富，军力强大，国势强盛；后期丧失对国际商路的控制权，导致商贸地位的下降而衰亡，这说明发展商业贸易是国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过分依靠商业则容易造成经济的脆弱性进而危及国家的安全。商贸地位改变、汗国由盛而衰的历程折射出军事力量的变化。可萨汗国军事实力的下降使其没能阻止佩切涅格人在 9 世纪晚期的西迁，从而陷入了“关税减少——军力下降——对商路控制力减弱——关税减少”的恶性循环，这证明经济繁荣是军事建设的物质基础，但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维护贸易路线和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重新打通了高加索的贸易通道，阿拔斯王朝前期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可萨汗国获利甚丰，但后期经济的衰落、双方关系恶化直接最终促成了商路的转移，沉重打击了可萨汗国的商业地位。前后两个时期的鲜明对比证明丝绸之路上睦邻友好、共同繁荣的重要性。

可萨汗国经历了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盟和对立，与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与和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枢纽，又目睹了欧亚大陆主要民族和区域之间频繁的经

济交流。因此，可萨汗国在近 300 年的历史中见证了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突厥文明、中华文明等多种文明交往的历程。由于它顺应历史趋势和国际环境，实施了正确的商业、外交与宗教政策，曾经是各种文明交往的受益者。作为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国家，它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也使南北之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如果说犹太人是通过流散、移动的方式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明的交流，那么可萨汗国则是通过搭建固定的平台，加强了各文明之间的联系，这应该是犹太民族促进文明交往的另一种方式，其贡献值得肯定。可萨汗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亲疏和战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三大一神教的交往与碰撞，它们彼此共存 300 年的历史说明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等现实因素能够促使三大一神教的交往与和平。再者，可萨汗国境内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长期和平共处，那么它特有的宗教管理机制也值得人们去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英文专著

- [1] Adler, Elkan Nathan ed., *Jewish Travellers: A Treasury of Travelogues from 9 Centuries*, New York: Herrmon Press, 1966.
- [2] Bachrach, Bernard S., *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77.
- [3] Bechwith, Christopher I.,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 Benbassa, Esther(author), M. B. DeBevoise, (trans), *The Jews of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Brook, Kevin Alan, *The Jews of Khazar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 [6] Buckler, F. W., *Harunu 'l-Rashid and Charles the Great*,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1.
- [7] Cross, Samuel Hazzard &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53.
- [8] Curta, Flori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500-12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9.
- [9] Dubnow, S. M.,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I :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Alexander I (1825)*, Varda Books, 2001, p.19.
- [10] Dunlop, D. M.,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1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ew Yor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Vol.15.
- [12] Franck, Irene M, & David M.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s Publications, 1986.
- [13] Frye, Richard N.,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 [14] Frye, Richard 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5] Golb, Norman & Omeljan Pritsak, *Khazarian Hebrew Documents of the T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6] Golden, Peter B., *Khazar Stuides: An Histor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0.
- [17] Golden, Peter B., Haggai Ben-Shammai& András Róna-Tas, *The World of the Khazars*, Leiden: Brill, 2007.
- [18] Graham-Campbell, James & Gareth Williams, ed., *Sliver Economy in the Viking Age*,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7, p.138.

- [19] Haldon, J. F.,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 Holo, Joshua, *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1] Kaegi, Walter E.,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2] Koestler, Arthur, *The Thirteen Tribe: 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 [23] Leslie, Donald Daniel,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Leiden: E.J. Brill, 1972.
- [24] Lombard, Maurice,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4.
- [25] Martin, Janet, *Treasure of the Land of Darkness: The fur trad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medieval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6] Minorshy, V., *A History of Sharvān and Darband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TD, 1958.
- [27] Minorshy, V.,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8] Nazmi, Ahamd,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Slavs(9th-11th centuries)*, Warszawa: Wydawnictwo Akademickie DIALOG, 1998.
- [29] Obolensky, Dimitri,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 [30] Porphyrogenitus, Constantine,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y. Moravcsik, tr.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 D. C: The Dun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67.
- [31] Rabinowitz, L.,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London: Edward Goldston, 1948.
- [32] Roth, Cecil, ed., *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 Vol. II: the Dark A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6.
- [33] Sharf, Andrew,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1, pp.51-56.
- [34] Shepard, Jonatha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5] Shepard, Jonathan & Simon Franklin, *Byzantine Diplomacy: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Cambridge March 1990*, Aldershot: Variorum, 1992.
- [36] Sinor, Deni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7] Toch, Michael,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an Jews: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2012.

- [38] Udovitch, A. L.,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INC, 1981.
- [39] Vasiliev,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The Goths in the Crimea*, Cambridge: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
- [40] Yule.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66, p.43.
- [41] Zhivkov, Boris(author), Daria Manova(trans), *Khazaria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2015.

英文论文

- [1] Arzhantseva, Irina, “Die Christianisierung des Kaukasus.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orth Caucasus(Armenia, Georgia, Albania), Referate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ons (Wien, 9-12. December 1999)”, edited by Werner Seibt.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Denkschriften*, 296. Band.
- [2] Curta, Florin , “Markets in Tenth-Century al-Andalus and Volga Bulghāria: Contrasting Views of Trade in Muslim Europe”, *Al-Masaq*, 2013, Vol. 25, No. 3.
- [3] Czeplédy, K., “Khazar Raids in Transcaucasia in 762-764 A.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60 T.11 Fasc.1-3.
- [4] Golden, P. B., “Khazar and Judaism”,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 1983.
- [5] Halim, Harliana, ed., “Relations Between Volga Bulgaria and Baghdad”,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Management* 7(1), 2013.
- [6] Kovalev, Roman K., “Commerce and Carvan Routes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Sixth-Ninth Centuries) Part I : The Western Sector”,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4, 2005, pp. 82-83.
- [7] Kovalev, Roman K., “Khazaria and Volga Bulḡāria as Intermediaries i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slamic Near East and the Rus’ Lands During the Tenth to 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Part I”,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8, 2011.
- [8] Kovalev, Roman K., “The Production Of Dirhams in The Coastal Caspian Sea Provinces Of Northern Iran In The Tenth-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And Their Circulation In The Northern Land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9, 2012.
- [9] Kovalev, Roman K. & Alexis C. Kaelin, “Circulation of Arab Silver in Medieval Afro-Euras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History Compass* 5, 2007.
- [10] Layton, Roland V., “Review: The History of Jewish Khazars by D. M. Dunlop”,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us*, Vol.7, No.2, 1968.
- [11] MacArtney, C. A., “The Petchenegs”,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 1929.
- [12] Mako, Gerald,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Volga Bulgars: A Question Reconsidered”,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8, 2011.
- [13] Martinez, A. P., “Gardī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 1982.
- [14] Michailidis, Melanie, “Samanid Sliver and Trade along the Fur Route”, *Medieval*

Encounters 18, 2012.

[15] Mikkelsen, Egil, “The Vikings and Islam”, in *The Viking World*, ed. Stefan Brink,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6] Mitchiner, Michael, “Evidence for Viking-Islamic Trade Provided by Samanid Silver Coinage”, *East and West*, Vol.37, No.1/4 (December 1987).

[17] Neuman, Abraham A., “Review: The History of Jewish Khazars by D. M. Dunlop”,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1, No.2, 1956.

[18] Noonan, Thomas S., “When and How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A Numismatic Critique of the Pirenne Theory”,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21, No.3/4(Jul-Dec.,1980).

[19] Noonan, Thomas S., “What Does Historical Numismatics Suggest About the History of Khazaria in the Ninth Century? ”,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 1983.

[20] Noonan, Thomas S., “Why Dirham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984.

[21] Noonan, Thomas S., “Khazaria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Islam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The Numismatic Perspectiv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5, 1985.

[22] Noonan, Thomas S., “When Did Rus/Rūs Merchant First Visit Khazaria and Baghdad”,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7, 1987-1991.

[23] Noonan, Thomas S., “Fluctuations in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Viking Ag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992, Vol.16.

[24] Noonan, Thomas S., “Khazar Economy”,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 1995–1997.

[25] Noonan, Thomas S., “Volga Bulghāria’s Tenth-Century Trade with Sāmānid Central 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1, 2000-2001.

[26] Olsson, J. T., “Coup d’etat, Coronation and Conversio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Judaism by the Khazar Khagan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3, October 2013.

[27] Róna-Tas, András, “Where was Khuvrat’s Bulghari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3, 2000.

[28] Shapira, Dan D.Y., “Notes on Early Jewish History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5, 2006-2007.

[29] Shatzmiller, Maya,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 2011.

[30] Stampfer, Shaul, “Did the Khazar Convert to Juda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9, No. 3 (Spring/Summer 2013).

中文文献

古代史料：

- [1]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

中文专著：

- [1]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2] 陈琦、周治敦主编：《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年。
[3]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4]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
[5] 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
[6] 桂宝丽：《可萨突厥》，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哈全安：《中东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9]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10]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1] 林梅村：《丝绸之路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13] 纳忠：《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14] 芮传明：《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5] 芮传明：《内陆欧亚风云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6]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7]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8]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9] 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
[20] 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21]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

译著：

- [1] [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付建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年。
[2] [美]查尔斯·金：《黑海史》，苏盛捷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
[3]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年。
[4]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 年)》(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年。
[6] [英]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周术倩、吴彦、郑丽君译，哈全安、吴彦、赵法欣审校，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7]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8]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 [9]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 [10]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
- [11]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张蓉初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 [12] [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罗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13] [塔吉克斯坦]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华涛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
- [14] [古达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年。
- [15] [古达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岷译注，鄧溥浩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 [16] 佚名：《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中文论文：

- [1] 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
- [2] 姬庆红、罗冠群：《哈扎尔的犹太化及其后果》，《世界民族》2014 年第 1 期。
- [3] 李利安：《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6 日第 15 版。
- [4] 林英：《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 [5] 乔端：《中世纪商贸之国可萨汗国的兴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 [6] 宋立宏：《蓝帽回回与犹太门》，《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 [7] 向丽丽：《哈扎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 年。
- [8] 王静：《“可萨”初探》，《固原师专学报》1996 年第 5 期。
- [9] 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光明日报》2007 年 1 月 26 日第 9 版。
- [10] 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5 年 9 月 12 日第 11 版。
- [11] 张绪山：《“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评述》，《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致谢

转眼之间，三年的硕士生涯即将结束。记得我还没有正式入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张倩红教授在开封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对我讲：“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三年过后，每个学生的差别就很明显了。”虽然我当时对这句话颇有感触，也曾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但从我的毕业论文迟迟未见初稿来看，我还是没有达到张老师的期望。尽管其中存在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自己未能克服内心的浮躁。每想到此，内心总是愧疚不已。

当然，面对我的导师张倩红教授，我除了愧疚以外，更多的还是感激之情。张老师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课题与思路，经常鼓励我练习写文章。每次交稿以后，张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指导。记得我在研一写的第一篇文章，张老师修改了5次之多，在摘要部分的指导更令我难忘至今。当时张老师本人正在北京开会，无法面对面交流，就通过电话把修改过的摘要逐字逐句地念给我，让我在电话这边记下来。去年8月份的一天，张老师居然在凌晨3点的时候还在为我修改论文，我知道以后充满了羞愧、内疚、亏欠甚至罪恶感。因此，张老师在学术上对我的指导犹如母亲抚养孩子，是一点一滴喂出来的！……张老师也很关心我的生活，每次见面都要询问我的身体和睡眠状况。张老师的学术热忱和严谨的学术风格也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张老师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平易近人的处世态度、优雅平和的学者气质！

张老师，感谢您将晚辈带进了学术研究的大门！感谢您不辞辛劳对晚辈的教诲和培养！感谢您对晚辈的宽容和关心！晚辈天资愚钝，给您增添了很多不便和烦恼，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还应该感谢陈老师，陈老师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处事风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陈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总是事无巨细地叮嘱教导我们。最令我感动的是陈老师也时常关心我的身体与睡眠问题，督促我要注意身体，勤于锻炼。

感谢王琛老师，您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风趣幽默的谈吐，让课堂充满乐趣；感谢谢志恒老师，您独到的见解经常能给人以启发，您的豁达爽朗总是让人心情舒畅；感谢王毓敏老师，您冷静敏锐的观察和分析总是引人深思；感谢姜静老师，您是我学习上的老师，生活中的大姐姐，感谢您在学习上对我的帮助，在考博方面为我提供的信息；感谢侯波老师，您的讲课内容丰富有趣，总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感谢刘涛老师，您在课堂上总是给我们充分的时间与自由去询问、讨论、交流；感谢李书军老师，您独特的讲课方式和平易近人的风格，使我们感受到了上课的乐趣。感谢学院资料室的吴岚老师，您为我看书

学习提供了种种便利。

感谢英国伦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 Jerry Gotel 博士, 他自己出钱从英国给我传回来 12 篇关于可萨汗国的学术论文, 我们在以色列交流期间, 他不顾年迈陪护着我们听课、出行、参观; 感谢清华大学郭菲老师, 她在忙于博士论文之际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帮我搜到关于可萨汗国和拉唐人的专著; 感谢于金金师姐, 她在繁重的课程压力下, 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为我找到与毕业论文有关的四本专著和多篇论文, 并且经常克服时差带来的不便, 在网上为我解答疑问, 下载资料; 感谢美国新泽西学院 Roman K. Kovalev 教授, 尽管素未谋面, 他却热情地将自己发表的论文通过邮箱发送给我; 感谢清华大学卢兆瑜师兄刚到美国之际, 就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我找到了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论文; 还要感谢谷亚平师姐从中国社科院给我传送关于可萨汗国考古资料的研究论文, 如果没有以上各位老师和朋友给我传回来的外文资料, 我是不可能完成这篇硕士论文的。

感谢艾仁贵师兄总是在学术上给我各种指导, 包括资料查找、写作思路、理论方法等各个方面, 也经常过问我的身体状况。

感谢樊六辉师兄教会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经验。感谢刘洪洁师兄总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中的惊喜。

感谢贺金涛、娄伟光、付方圆、张少华、张腾欢几位师兄, 他们虽然已经毕业, 但仍在在学习上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

感谢崔静娴、刘丽娟、张瑞、谷亚平、疏会玲几位师姐, 每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 她们都会及时伸出援手。

感谢我的师弟张峰, 师妹陈镜亦、张佩佩。张峰热情好动、佩佩端庄贤淑、镜亦活泼可爱, 你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提供帮助, 你们的乐观开朗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还有河南大学的师弟刘山明、矫淙绪、刘蔚然、史晓东、贺向培、刘源、马楼楼, 师妹吴夕佳、谷少娟。我每次到河南大学, 都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是今年 1 月份, 我在河大待了近半个月, 刘山明师弟为我熬药提供了一切便利的条件, 贺向培师弟为我找了舒服的住所。正是这些师弟师妹们让我体会到了人间除了亲情以外还有珍贵的友情。

感谢我的室友王鹏鹏、邓燕平、雷贤裔。我在宿舍是最没有耐心的人, 尤其是在翻译不顺或者对古人名和古地名无能为力的时候, 就会变得急躁, 我的生活习惯也不好, 经常影响他们休息, 但是王鹏鹏聪明豁达, 邓燕平温和谦让, 雷贤裔风趣幽默, 他们总是能够包容我错误和缺点。

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 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而我从小体弱多病, 他们所付出的心血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每当想起父母抚养我的艰辛, 都不禁流泪。他们文化水平并不高, 因盼望我上学成才, 所以他们一直支持我的学业, 尽最大的努力为我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 让我心无牵挂地在学校学习, 每想到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时光, 都会恨自己, 恨自己不争气。我唯有努力学习, 踏实做人, 爱护身体, 才能回报父母恩情之万一。

最后，感谢硕士期间所有帮助我、关心我的人，也祝愿大家永远幸福快乐！

贾森

2016 年 3 月 31 日于郑州大学松园